

C. E. M.
方賈文德 譯著

現代政界思潮

上海聯合書店印行

C. E. M. 賈德著
方文譯
依據 1927. 牛津大學再版本

現代政治思潮

上海聯合書店印行

1929

原序

在本書中余努力把現代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各方面陳述出一個大綱來，目的在將各派學說用一種對本問題不必先有什麼知識也可以領會的方法加以申述及討論。

但現代政治學說狀極紛擾，其紛擾不僅所討論的各種東西有很衝突的性質，并在各中心問題的特質上及所採用的討論方法上，也是很不一致的。故此要想把各種政治學說的各重要方面一一敘述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十分明白，有許多通常在政治學說中討論的問題，在本書說得很少，幾乎一點也沒提及。觀念論者的國家論（The Ide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不過占

全書的十餘頁，并大部分是把它作為其所激動起來的各種相反學說的背影來討論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的敘述也是同樣的簡單，如法律與政治的關係則毫未提到，在有些人看起來，要以為我敘述社會主義現代發展的篇幅實在太多。我所以這樣編述的緣故，并不是我故意蔑視前兩種學說的優點，這只是現代政治學說發展的趨勢的反映。

近些年來所流行的關於政治學說的書籍，大多全注重在陳述社會主義的各方面，并且那些作家多少均站在社會主義者的觀點來立論，就是反社會主義的著作家也化費了他們很多的工夫去批評社會主義。故此，社會主義，就是對于不把牠看得怎樣重要的人們，也占了他們的興趣中心，并且那些圍繞着今日著作家的問題：在學理方面，是關於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 (The Functional Democracy) 及團圓性格 (The Personality of Group) 的概念，在實際方面則

關於表現這些概念的社會主義學理的各種形體。

特別是現代的這些政治學說發展，不僅對於它們本身是很重要，並且對國家的權勢及國家的功能等問題的關係也很重要。因為它們已實際的影響了國家行動，到將來的影響恐怕還要更大，故此對於著述現代政治思潮概論的著者，就是把哲理方面的興趣完全拋開，也要把這些發展概況說得詳細些了。

原
序

■

現代政治思潮

內容

原序

第一章 觀念論者的國家論

第二章 現代個人主義

第三章 社會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

第四章 工團主義及基爾特社會主義

第五章 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第六章 社會主義的幾個疑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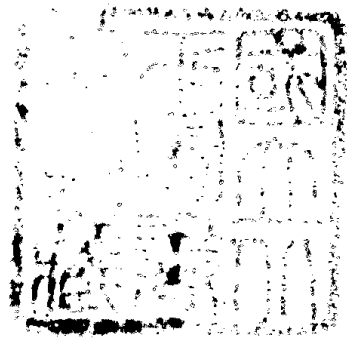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章 觀念論者的國家論

緒論

觀念論者的國家論，或絕對的國家論（*The Absolutist theory of the State*）形成哲學的唯心主義以後發展的主要部分，直至近年來在英國政治思想上可以說有了有力的影響。這種學說首倡於德國大哲學家黑格兒（*Hegel*），後來在英國經格連（*T. H. Green*）及包山克德（*Bosanquet*）發揚之。包氏所著之國家哲學原理（*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State*）即為詳論此學說之著作。

當國家去實際的引用這半哲理的法則時，特別在戰爭時期去應用時，使人



對此學說發生一種不滿意的心情，並引人去尋求其他方法的意見以代替這絕對國家的萬能性，因之在近年來，此學說在學理方面得到各種的批評。在以下各章中可以看到，反對萬能的國家在今日成了一種普遍的意見。

不過此學說在哲學方面却是很重要的。其起始及其結論乃是根據其前提一
致發展下來的，除非其前提的本身發生疑問，其結論很不易被人駁倒的。

在本章下文首述此學說之本源，次論及其地位及影響，最末則略舉對該學說的各种評論。

I. 絕對學說之本源

絕對學說的國家論有兩種本源，均產生於希臘。一種倡之於亞理思多德及柏拉圖，他們把國家認作一種自足的實體，同人類全社會一樣。其他國家的存在對於此國唯一的關係即是一種敵對，按格潤內芝 (Greenidge) 的說法，希

臘各城市國家相互間的自然的或法律的關係只是一種隱狀的敵對。哲學家格繞舍斯（Grotius）亦倡不受外來限制的國家自由說。好布斯（Hobbes）亦著論國與國乃天然的敵對說。

因之，人們便以為國家或者與全人類的社會是相等的；同時許多思想家所認定之兩種顯著的關係，即個人對於所屬國家之公民關係和個人在全人類中的一分子的關係，也使人們以為它們或者是相等的。不過自從國家被視為代表個人的欲求的及滿足個人的需要的組織以後，則國家對於個人所有的要求，均根據絕對威權的態度而發的。所以其他各種團體對個人的要求必被置於國家對於個人的要求之後的。

以上是造成絕對學說國家論的第一種根源，第二種則由希臘人對人類天性的觀念所造成。人類最初在未有社會組織以前，個人真正的本性是在自然界的

假定的國家之中的。以後蒙蔽了人類最初的自然情形，視國家爲人工的構造，於是才發生契約式的社會組織。爲要改造不安全的自然國家，人類就參加了這個定契約的團體。這種社會起源的學說，稱爲契約論。

亞里斯多德同柏拉圖對於人類及社會的本質的學說則與此說大不相同。他們以爲人類是社會的及政治的動物，很自然的就生活在社會之中而不能同社會分離。同社會分離即有背於人類的天性。況且人類真正的天性只有在社會中方能發展。由社會生活上個人才能窺現他的秉賦。同他人來往，才能窺現及完成各種社會責任，個人才能得到完全發展。個人由國家可以得到安全及正義。所以個人對國家應盡一種報答，以酬謝國家用所有財富及能力對於個人的恩惠。

II. 絕對學說之申述

以國家爲個人真實人格的擔保者或創造者的觀念，在黑格兒的哲學中曾盡

量的發揮過。他以爲人類從原始無法律的境地而進入有組織的社會中以後，所享受的自由比較更真實些。這種只有社會中才能得到的自由，是個人心目中最高的自由概念之具象，這祇爲社會的概念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引用黑格兒的話來說：在國家裏，個人的理想能夠完全實現。在社會中所存在及所產生的這種真實自由是很活動的而且有發展性的，第一從法律上牠擴張了牠自己。第二從個人內心的社會道德力量上，第三從造成個人人格發展的社會全體組織及影響。因此國家使人類有得到自由的可能，無國家，這自由個人是永遠得不到的。他又說：『國家不能實現自由就不能成爲國家』不過這種自由的活動只能在國家本身的性格及意志範圍以內。當國家在代表人民全體的意志時，就產生了一個超越個人意志的新意志，那就是公共意志。又產生了一種超越個人人格的新性格，那就是國家性格，個人的意志及人格自然應當屈服在公共意志與國家性

格之下的。

公共意志雖是在行動上不見能得到一種確實的履行，但是在疑難待決時常有這種意志的表現。公共意志所代表的即是個人意志與他人意志相融洽的狀態，那就是說他的意志必是對大家，他自己也在內，有利益的，謀私利而對於大家有害時，那就是違背了他的意志。這種見解常是正確與合理的。其實在各種化煉了與變質了的意志中，那些是最好的意志呢？因為公共意志並不只是許多意志的總數的意志。在公共意志中表現個人意志時，個人可以把他思想中能想到的最高的理想實現出來。所以國家的種種行動如以公共意志為出發點，必定是很合理的，因為這種種行動是代表各個人最高尚的意志的。

當論到國家的性格時，很顯明的，國家就是一個真實的個人，她自己是最終的目的，她本身擁有必須超過「所謂」個人權利的一種權利。個人權利而加

以『所謂』者，爲使讀者特別注意這事實就是當國家權利與個人權利發生衝突時，個人能失掉了真正的權利。因爲現在個人真正的權利，並不是從原始社會中帶來的；乃是在個人天性發達後所追從及達到某種真實目的的權利。但是人類的天性是要作社會一分子的，並且是歸功於社會的，要追從這種種目的的。因此社會並不僅應對個人在社會中追從目的的欲望要負責任，並且社會應給與個人這種權利，然而個人既是接受了國家給與他的種種權利，則個人即消失了同國家發生衝突的權利。

用黑格兒對於國家本質的意見，來總括關於以上所說的公共意志，國家性格，及真正的權利等本質的論辯，他說『國家是一個自覺的有道德性的體質，也是一個自知自存的個人。』

從這種概念上發生了三種似乎自相矛盾的結果：

第一：國家的行爲必須是代表民意的行爲，假如警察捉住了一個賊，縣官把他拘禁起來，這種行爲是不是代表賊人意志的行爲呢？警察與縣官是國家的行政官員，他們必能代表賊人的意志才對，因為賊人也是國家的一分子，進而言之國家對於人民的自由是很真實的，而非虛空的，那麼賊人的行動自當是很自由的。但是在實際上要了解法律同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在法律範圍以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二：個人不僅應維繫住與其他各個人的關係，並且應維繫住與整個國家的關係，這種種關係的本身造成了個人人格中的主要部分，沒有這種關係，個人必不能像他現在那樣子，個人所以能如此正是因為有這種關係，準此可以推知個人不能絕對的與社會隔離，因為他是社會上不可少的一部分，並且個人不能有純粹的個人意志，因為他的意志必是社會意志的一部分。按包山克德的

的意見，甚至於在國家發生叛亂的時候，個人叛變的意志並不是從國家以外得來，而仍是從國家的意志得來的，這意志底確是繼續着國家的意志的，簡單的說：在叛亂時期，國家本身分裂而自相衝突了。

第三：國家包含在她本身裏，并代表全民衆的社會道德。正如國家的性格超越了並包括了各個人的人格一樣，所以國家所定的社會道德超越了並包括了個人間的道德關係。但這並不是說國家本身就是道德，也並不是說國家的行動限制在道德關係裏。因爲道德關係總要包括雙方面的，可是國家是獨尊的，並無他方面的限制的。至於對他國的存在，如以上所見，是很忽視的。關於這一點，包山克德曾說過『在國際裏國家并無確定的功能，但在本國她自己是最尊貴無匹的。也可以說她是世界的護衛者，但她並非是在有組織的道德世界裏的『一分子』括而言之，我們很少見國家懲治盜賊及凶犯，是因爲他們是道德上的

罪犯的。

這不過是完全的絕對學說的國家論的初步。在平時只是理論，到戰爭時期才是實行，可以實行並且是合法的實行，國家的威權超越了全民衆的生命。在學理上及法律上沒有一點理由可以阻止她的法令，因為執行法令者同服從法令者全是一樣的遵從。這法令是由那些遵從者——卽或是勉強的遵從也是一樣——的真實的意志所造成的。當緊急事故發生時，國家更是任所欲爲。至於何者方謂緊急事故？則由國家自己斷定。包山克德說：『在必要時，這必要惟有按憲法的方法所決定的，卽是正確的，』國家可以按她的意志去指揮或徵調人民使他們犧牲了生命。當在戰爭時期，她表現了她那萬能的權力時，正是該主義得了充分的發展的時候。黑格兒說：『在戰爭狀態裏表示出國家的萬能個性來，祖國及鄉土的魔力消失了個人的獨立性格。』

的確的有些英國思想家漸不接受絕對學說的全部內容了，或者無論如何，如德國著作家柏賀底（Bernhardi）及特瑞斯克（Treitschke）所著那些殘酷的理論多少有些不被引用了。持論如以上所述的真正權利學說的代表者克潤（H. Green）曾舉論個人在各種權利中，享有一種『生命權』，但這種『生命權』被國家在戰爭時期應有無上威權的學說所動搖了。克潤的結論說，戰爭頂多是相對的是，決不是絕對的是。戰爭不是完善的國家為個人的一種德行，乃是特殊的國家在她不完善的寔體上，為個人的一種行為。不過克潤並未再進一步解決以下的問題：一個人是否能被允許去判斷戰爭的是非呢？如個人認某次戰爭並無充足的相對的正當理由，不值得犧牲個人的生命權及犧牲他人的生命權以加入戰爭的時候，而國家強迫其加入剝奪其保存『生命權』的利權，則又將如何呢？

關於英國學者對於該學說所引入的改正，或者不很一致，雖就此不提，但該學說的普通趨勢。是很清楚的，國家是人類組織中天然的，必需的並且是最終的形式。在他發達到完全時，她是萬能的，並且也是絕對的。凡現在同國家當他得到完全發展時，全是這樣的。而沒有人希望國家失掉了萬能性的能力。所以人類只願意國家權勢的增加，而不願其消滅。進而言之，國家有他自己的二種真正意志及一種真正的性格，這意志及性格是從民衆的最好的人格及最好的意志中得到的。因此這性格同意志得到一種供養，這供養若不是道德方面的，至少也是彷彿神聖的德性方面的。國家藉着她自己的超越的性格及給與民衆對她的崇拜及犧牲，以擴大民衆個人的人格。同時消滅了他們微小的目的及自私心。黑格兒說：國家能轉移個人以自己為中心的小我傾向到以社會為中心的大我的生命上去。

反對派則以爲世界上並無像以上所說的能執行那些功能的國家。絕對主義者，辯護說：他們所論述的並不是現代國家的實體，乃是理想國家的種種品格。當他們以爲他們理想的國家才是真實的國家，以外不似他們理想的國家都不算在內時；自然他們很容易給這樣的回答。

Ⅱ對於絕對學說的評論。

俟我們讀以後各章時，可以見到在近代政治思想上對於絕對學說的國家論有一種極顯著的反動。反對她的不成熟，不合於事實，容易增長國際間外交政策上不合法的行動。這反動在某種時期中，達到最激烈的時候，甚至於根本反對國家組織的存在。及與國家組織相似的有威權的團體的存在。以下各節首先述及在原理上的反對理由，次述及實際方面的批評。

A. 學理上的反對理由。以國家與人類社會全體爲相同的臆說，在事實上顯然

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臆說使該主義許多的結論全搖動了。假如即或國家萬能的要求被承認了，不過這種要求只能在國家的意志是超越並代表本國內的個人的意志的臆說上得到承認，然而國家是否能代表他國人民的意志呢？他們並未提及。如不能代表他國人民的意志，故此可知國家不是萬能的。從要求萬能進而要求道德義務的脫免，不過這種脫免的要求在任何事體上不能申引到國際間的關係上去。因為在國際間的關係上，國家一定不是全世界的保護者，乃是在這有組織的道德世界上的一分子。由此推知國家決無理由在國際間的來往上作不道德的行爲，正如自動的團體彼此的來往上無理由作不道德的行爲是一樣的。

其實假若承認道德原理是維繫個人間關係的主要原則，那麼爲什麼不承認她是維繫團體間的關係的主要原則？我們很難了解爲什麼國家在道德觀點上處治罪犯而比教堂及商業團體去處治更困難呢？

但是關於國家對於她的人民的關係有什麼實質的差別麼？我們可以承認惟有參加社會才能發展個人的本性及得真正的自由。被逐放的人在實際上所得的自由，雖是他任所欲爲，但那是抽象的自由，在實際上他是無事可作的。不過我們雖承認這種原則，不必需也得承認國家萬能的原則，國家是爲人民而存在的，人民並非爲國家而存在的。自由的意義專是爲個人及社會的安全的，假如國家不能保護個人的安全，她是毫無意義與價值的，換一句話說，國家及社會的最終的目的，並不在牠們本身上，而是在各個人身上。

有時這種學理實現了，就很清楚的看出來國家的各種原理：如承認只有犧牲各人的幸福，國家方得到安全，又如擁護國家的性格超越個人人格的見解，其實完全是顛倒是非的。絕對主義者對於這種批評也有一種辯駁，但更不合理了。他們的理由是不犧牲個人的安全則不能得到國家的安全，因爲國家的安全

即是個人的安全，國家的意志即是個人的意志，國家雖是專橫，但也是代表個人的，個人就得作專橫的犧牲品。要知道有時團體中的決議與我個人的意志相反，而不能變成我個人的決議時，牠怎麼能代表我的意志呢，雖是由我的團體公決的，也不免與我的意志相反。人類在社會共同生活的事實上，雖用德模克拉西精神，也絕不能改變自己的意志到與自己絕對相反的方面去。正如以少數人的意志在團體裏用投票方法不能得到通過是一樣。

我們不自覺的真實意志，與我們常常自覺得所謂不真實意志並無一種顯然的分別。他們說：真實的意志就是在我所屬的團體中大多數議決執行的意志。雖是我個人對那意志持反對的理由，那意志也得算我的真實意志。總之常在公共意志中含括的所謂個人真實意志的性旨，乃不過是用公正的德模克拉西的假面具，以掩飾獨立國家專橫獨裁的行動的一種方法而已。絕對學說的國家論在

實際上是個人自由的仇敵，因為無論在什麼時候當個人同國家發生衝突時，牠總以國家爲是。

懷疑個人與國家的意志常是相同的，並不就以爲個人與國家的意志常是相反的。不過現在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並不是如何使國家與個人的要求及相反的要求得到平衡而已，乃是如何決定何種團體能給個人以最大的個人自由？

B. 實際方面的討論。

問題既如以上所述，主持此學說者更應注意到各種自動團體之特別發展。這樣團體的發展在過去四五十年中已有很顯著的表現。牠們可分成兩大類，一爲經濟目的的團體，一爲道德目的的團體。

經濟團體因藉著交通的便利已得到很大的發展，從經濟眼光來看，已使這個世界聯合成了一體。雖在政治方面分成許多獨立的國家，但人類社會能證

實在經濟方面是互相依輔的，就是說這部分的經濟安全須依助那一部分的安
全的。並不像絕對學說主持國家的本質只在政治方面是互相依輔的。安格魯
(Norman Angell)說：『電報的功用爲着這文化的世界造成了一個信用系統。
這信用系統包含着各國間經濟的互相依助。』

先時經濟界交往只限於國界及鄉土，現代的經濟交往而以金錢利益的社會
爲中心，不限於地界。這就是經濟團體發展的表示。在現代社會中運輸公司從
國外遠方某貨物的生產地把該貨物購來，所得的利益比較在本地方購買後銷售
所得的利益大得很多。由此可見現在的經濟關係了。

這種決定人類的團體特性的變更及人類利益方向之遷移可以說是預兆着由
以地域關係化分的人類社會而變更到由經濟關係所造成社會組織裡去。

道德的團體之發展情形，同以上所說之經濟團體情形大致相同。按十九世

紀之個人主義的思想發展的結果，製成一種普通的趨勢，就是放棄已往的希臘的道德學理。如他們說僅有一種至多不過二三種好的個人生活是國家應負提高的責任的。我們則以為好的生活的觀念是無限制的，因個人不同之天性而不同，其選擇權應付之個人。只有經過個人之信好，個人對各時代宗教的觀察，及追隨高遠的欲求，才得以表彰他的生活。在行為與信仰的事體上，使個人自動的去發展，是很重要的，不必總得把人的行為及信仰製成一種固定的形勢。

現代生活愈趨複雜，同時宗教的需要，也隨着複雜。因之用一種國教絕不能應付這複雜的需要。所以才發生種種宗教的或道德的團體，這些團體同經濟組織一樣的不受國界的限制。如通神會（Theosophical Society）羅馬教會（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及科學的基督教會社（The Christian

Science Organization) 等內中包括了各國的人民。

在這些團體影響之下，民衆想要用他們自己的道德代替了國定的或法定的道德。因此凡國家干涉個人以爲好的生活時，民衆從道德的理由上，對之必發生質問。政治交際比私人的交往常表現一種較低的道德標準。奉行國家法律的人并不必是要求高尚道德的人，所以守法的人不必是個有道德的人，同時制定法律的人也常是不道德的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在道德問題上，自動組織的團體的要求，與國家要求發生衝突時，個人不但應要求有自己決定的權利，并且應將自動所組織無論是經濟的或道德的團體的要求，置於國家的要求之上。

在包山克德教授的話裡說：絕對學說主持說，當已用憲法上方法證知國家發生的需要是正當時，那麼國家可以決然的阻止個人發生對祖國有不忠誠行動

表現，我們可以這樣的結論說，當絕對學說持這種論調時，牠們忽略了好些重要事實。

特別牠忽略了這一種事實，如以前所述之各種自動組織的團體對於個人生活的關係是很親切的。在這些與國家毫無關聯的團體裡的活動，確使個人在精神物質兩方面可以得到益利。并且這些自動的團體中，包含人類全社會的層積而聯成一體，與以地域分化的國家組織是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

當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中國家向國外發展的種種活動雖有很大的增加，其寔，這些活動全是從個人生活中發出來的。大概一般普通人民同國家組織所發生的關係只有納稅，選舉及盡其他的有限的職務而已。因之後來才有一種政治哲學的發展，提倡各種團體的存在，而減輕對國家的重視。提高各種團體責任的價值於國家的責任的價值以上，調劑團體與國家間相衝突的要求，并且分配

他們的職務。這種哲學比那以國家爲隔絕的及自足的實質的絕對說，對學社會實際方面關切得多。

從這反動的學說上得到一種有兩面形式的結論，一面是承認公共意志及國家的真正性格的學說，但只承認他們是發展到民衆所組織的團體那方面去，而非到國家這方面來。還有一面，即是攻擊公共意志同國家的真正性格爲心理上虛空的東西；而國家組織必當消滅到只剩一個治理的機關，這機關有一天可以被各種複雜的自動組織的團體所消滅的。

對於國家的仇視態度有種種不同的學理，於本書以下各章可見其大概。總而言之，各種學理中主張真正個人及團體的性格是最有力的趨勢。在下一章及基爾特社會主義章將述及如何漸漸的把絕對主義者所擁護的國家的許多官能讓給自動所組織的各種團體裡去的情形。

第二章 現代個人主義 (Modern Individualism)

緒論

個人主義在十九世紀，方成爲一種社會的及政治的學理。最初經班則穆 (Benham) 及詹姆士穆勒 (James Mill) 構成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的形體，至十九世紀中葉，因約翰司徒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及哈白德·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之提倡，此學說方得盡量發展。但到一八八零年以後，則漸漸搖動了，至十九世紀之末葉，絕對的國家論則代之而興。

本書之內容，乃爲現代各種政治學理的概論，故不能特將維多利亞時代的個人主義從詳記述，僅能述其大綱，藉以略知其真像及其歷史而已。

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十九世紀個人主義之主旨多見於約翰司徒穆勒所著『自由論』(On Liberty)及『代議制政府論』(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二書中。穆勒像其他的功利主義思想家一樣，最反對政治上的抽象，他所有的政治主張均以人生幸福為準則，并不像律師們及黑格兒派(Hegelians)僅以抽象的理論為準則，如所言之公共意志，及國家性格，絕對學說以國家為自然的機體，人只有在這機體裡才能享受他一切幸福。穆勒援引着這種學理進一層說：承認這學理，即是承認國家是為個人幸福而存在，那麼國家的職務，即是努力地增進個人的幸福，一旦國家不能盡這種職務時，國家的組織就當取消，而以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代替之。

穆勒的主旨謂：如國家越能少干涉個人的事情，她越能給與個人以更多的幸福。穆勒的『自由論』上的論著是最有名的思想自由的辯證，又是最有力的

意志自由的辯證。可惜我們未能了解其全旨的意義。他主張思想乖僻的人們也應當得這種思想自由權。他以為十個思想乖僻的人有九個是對社會無害處的獸子。可是那一個也許成了大思想家，雖是一般人全壓迫他，他對於人類也許有很大的供獻。穆勒不僅主張國家不應當干涉與壓迫這樣的人，並且主張公共意志也不應當壓迫他。他深信公共意志是不可靠的，如那些野心家所挑撥起來的羣衆心理的專橫，又如學校裡用那些學校精神去壓迫新入學的學生，全是靠不住的。

他的辯解是說：公共意志所反對的某種見解，並不是說政府就也應當去壓迫持那種見解的人。因為政府的職責既是增進幸福的，並且是增進各個人幸福的，很顯明的政府無理由壓迫與那大多數人意志相反的少數人的意志以破壞其幸福。他又說：『人類於患難相共的生活中所得的幸福較比於互相排擠的生活』

中所得的多。」

思想自由的辯解比較容易些，惟在行爲自由裡的個性表現權利的建立則爲狠重要并爲狠難辯解的問題。穆勒謂：「行爲自由爲人類幸福中主要成分之一，并爲個人及社會進步之主要原動力。」他聲言：個人完全的行爲自由對於社會是無壞影響的。如在某種事情上，個人行爲對於社會治安有碍時，社會有制裁他的權力。但這種制裁權力如以上所言，并不是政府的裁制權。穆勒所謂之思想自由亦隸屬這種制裁之下。

穆勒因爲在他的原理裡有爲我的行爲與爲他的行爲的區別，就蒙受了狠嚴重的批評。批評家們狠費心血地指示出：自從我們全是社會中的一分子以後，我們所有的行爲多少必須影響社會中的其他分子；并且這兩種行爲當中絕不能劃一界限。但是穆勒并不是傻子，他未曾以他的區分有如數字數目那樣清楚。

只要這區分供給了最大效用的粗具的目標及校正了在前章所述的那不利於個人的學說而確定個人自由，除非在相反的方面有充足的原因時應永被認為法則的原理就夠了。以個人的真實的自由在行爲上使之與國家的意志符合時，這些學說在個人所覺得與所享受的皮相的自由同個人所不覺得的與被國家所享受的他的『真實』的自由間包括着一種錯誤的區分。個人主義者進一步又指示出：即或國家發出無錯誤的要求在原則方面講，個人可以接受的，其實國家的要求很不常無錯誤的。政府只是這賢愚不等的官員的集合體，有時聰明，有時就愚笨。個人很容易批評他們的錯誤。穆勒更明顯地說：凡有學說以這些官員比個人有學識或者說這些人能給個人以最多的自由的，那簡直是荒謬的很。

所以穆勒的個人主義的結論謂除非個人干涉了他人的自由時國家最好不干涉個人的自由，個人主義是一個要求自尊的主義。根據這種學理，而認為人

類能够在政治上有最高的熱望的表示。他們從心裏覺得政府是一個必需的廢物。有時我們全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我們逐條分析無政府主義的原理時，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則不過如穆勒所構成個人的完滿自由要求的努力，對國家主權的反對，及對承認爲己的行爲與影響他人的行爲的區分的重要性的否認等等而已。

離開在實際上實行這種區分的困難，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感受兩種狠嚴重的妨碍，結果使他經過二十年的工夫仍受社會的反對。直到近年來方表示出復興的現象。這就是個人主義的現代的敘述，這被穆勒精神所感動的新敘述從那危險中打算保持住其學說。以下即起始述及使人捨棄舊個人主義的那兩種妨碍。

(二) 反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的學說

(1) 哈白德斯賓塞藉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給穆勒的個人主義增一幅新

面目。當以國家的起源爲契約式的，彷彿像有限公司似的時，他也相信以社會爲進化的機體的學說，與前說有些不相合，在這機體中那些生存不適合的分子，定從社會中淘汰了；故此社會中其他的分子正不必爲他們設什麼救濟的方法，因爲如此正是延長他們的弱點。所以從達爾文之「適者生存」上立論，斯賓塞反對所有救濟貧窮的事業及公共慈善團體。他以爲在社會進化的程途上，自然要將生存落後的人淘汰了，用不着去救濟他們。這種學說的發達回復了原始時代的倫理觀念。因此這種新解釋不但使關心社會的人對於個人主義失掉信心，並且在經濟界裡有一種特別重要影響。

(2) 更特別的是在時代的需要上，個人主義沒有充分的論證。他們的自由學說，在政治方面已不能充分的被採用，在經濟方面更不能實行了。

班則穆以爲人類根本是自私的，個人只照顧自己的私利。個人明了自己的

需要比別人清楚的多，所以他爲滿足自己的需要所用的力量也比別人替他用的大。由此可以相信在人類生活上不希望并且不必需外來的干與。這種社會學說引用在各時代上，在政治的經濟學理上就產生了『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個人主義者根據這種政治的經濟原理，現在主張在經濟界裡人與人的交往上的外界干與，不但是不希望的并且是無効力的。工資定律，需要與供給的定律及其他的經濟定律均可用以證明政府對於工資及生產品種種支配，必被自動的決定力所淘汰的。所以在人與人的交往上國家取一種不干涉不過問政策，不僅正合個人自由的學理，并且事物之天性是不得不如此的。

從政治一方面看，放任主義還很得人贊揚助的，不過在經濟一方面從這主義發生些很壞的結果。從這些結果裡又產生各種社會主義強有力的學說（俟以下各章再詳論之）牠所以發生這些結果的原因只因爲牠根據了三種很嚴重的

錯誤學說：

(a) 各個人有同樣的眼光及能力以了解他自己的需求。

(b) 各個人乘有同樣的能力去得他們所需求的，并且各個人有同樣選擇的自由。

(c) 各個人需求的滿足即是全社會的安全。

彌查斯特個人主義最著名的學派對於這些錯誤的否認，是由十九世紀個人主義以競爭為生存的方法所作成的。

『人總是為自己，只有鬼才為傍人呢！』但這格言已不能作完滿社會的根基，因為實際去申引這格言時，在工業經濟事業上必發生困難，結果還得採取國家干與政策。這是國家在各樣公共生活上的活動的惟一的表現，也是廿世紀初年的特點。

國家功用的發生，一部分如以上所述，作成國家哲學的主體；一部分作成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宣傳工作，這一點俟下一章再專論之。個人主義的反動，又發生個人主義者對反動的反動。互相駁辯的結果，產生一種新個人主義的思想。這種新個人主義在形式上雖與十九世紀的不同，但在精神上仍是相同的。

近代個人主義發展的原因。

(1) 雖然國家在公共生活上加倍的增進她的功能，但她終久是漸漸的從個人生活上分離了。像以前說過的，人民由自動的組織上，經濟的及道德的得了經驗，越覺得國家不過是他們所屬的各種不重要的團體裡的一個。她不見能得到人民對她惟一的忠實，人民對她一定也沒有最熱烈的同情。總之國家像家庭一樣，因為生下來就隸屬在她以下，并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去選擇的。我可以自由加入足球隊或職工聯合，但是我生下來就屬在我的國家裡，是不容我選擇

的。

(2) 當戰爭的時候，交戰國的政府，盡量的增加各種活動，同時人民仇視國家的感情也一樣的增加。正因為國家對個人的號召越是強迫的，個人越持反對的態度。因為在戰爭的時候，對於現代國家執行劫奪的權勢破壞國際間的關係的趨勢的增加，使人民不能不反對他。同時國家在對內的事務上又增加了許多新權勢。而縮短了人民的個人自由。官員的增多，威權的濶大，這種種事實，使人民決不希望這樣中央政府的存在。

(3) 戰爭同戰爭時期的心理發生一種無理性的羣衆制裁的危險。在這時個人需要一種保衛以反抗羣衆的制裁。少數人爲服從制裁的緣故，犧牲了他的個人的心志與願望。羣衆壓制所造成的社會勢力的全部及共公意志不斷增長的勢力彷彿已經表示出羣衆制裁的專橫。這種專橫，就是破壞穆勒所認爲個人自

由發展的能力的東西。所以對政治學理上的要點，第一應當承認在國家名義下於某種時期授與羣衆的合法的威權不能担保全體人民的幸福的。第二應當盡量分散國家功能及權勢，以保護個人在羣衆下受壓制的危害。

現代個人主義

我們歸納以下幾種思想，統稱之曰：現代個人主義。有些條件他們雖是不相同，但他們爲鞏固該主義的根蒂起見，曾表示一種共同的努力。

(1) 在安格魯先生 (Mr. Norman Angel) 的『大的幻覺』 (The Great Illusion) 中所發表的見解，在歐戰前些年是很出名的。後來漸漸被指出許多錯誤來，不過他的見解被誤解的時候多，直指出其錯誤的時候少。安格魯的主旨說，人類在經濟利益的基礎上被情感社會所結合。這種經濟利益不僅不受國家地界的限制，并且常能超過國家的地界。這種情感社會的主要成分基於人的

好利心。人總是作那些能得最大利益的事情。不過現代因爲人類受錯誤思想的影響及國家感情的習染，他們對於那種事體才真是給他們的益利的，發生一種錯誤的判辨。但是安格魯很清楚地指示說：『給與人民的利益時最好以他們爲世界上的及經濟社會上的一分子，結果能使人類得到和平，如只以人民是很小範圍的政治社會上的一分子，結果必起戰爭。』

人們必不能永遠不承認這種事實的。當他們承認這種事實時，他們將反對現代這種只爲自己國家爭經濟利益的社會分劃法。但人們并不以爲現代社會發展是可悲觀的，如應以個人自己爲主的人們，而他們偏願爲國家的公民。這種愚笨的舉動，結果是陷世界於紛擾。安格魯很悲憤的說：『人們只在政治上作那無理性的不負責的愛國舉動，他們却忘掉了自己的私人事業之永無發展之一日。』也無怪乎他把國家僅當作一架管理的機械了。因爲要使這機械可以增進

人民利益的緣故，可以隨時改革與變更的，所以我們可以期望將來在一個經濟的基礎上，可以由國家組織而脫變成一種國際社會組織。

這種發展的結果將由世界的經濟階級爭鬥代替了以國家為單位的愛國戰爭。但是在那種社會組織中，各個人至少能滿足與表現自己的真寔的需要，并且代替了那種假代表制度及消滅個人需要的國家組織。如若以階級爭鬥以代替國與國的爭鬥的學說，不易被了解時，則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學說裡論之甚詳，可知其要略。其學說中多接受了安格魯的國家批評。不過在社會的組織上與他不同之點，以經濟界裡的互相合作代替互相衝突罷了。

(2) 在同樣反對國家的專權見解上瓦拉斯 (Gralama Wallas) 的主張與安格魯的主張則大不同。瓦拉斯所著大社會 (Great Society) 上則採用代議制的政府。他說：治理人民的公共機關，若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如社會學者主

張徒將生產工具歸公共所有，又有什麼好處呢。他很懷疑現代的中央集權的內閣政府是否真能產生那極有勢力的『公共意志。』

現代中央集權制的選舉法則以地域爲根據，其中有許多弊端，民衆的真正公意常被各種鼓吹宣傳所蒙混。如英國一九一八年的選舉及中央給民衆種種暗示，操縱公意，金錢的賄賂，種種弊端全由這樣選舉制發生出來的。

民衆在選舉國會議員時，常陷於以上種種危險中，命他們選舉後更無力治理他們所選的遠處深宮的國會議員了。

瓦拉斯故此主張選舉區應以職業團體爲基礎，從每個團體選舉上議院的代表。這議院完全由各類商業及職業團體的代表所組織成的。下議院議員則由地域選舉之。另外他又主張由職業團體中指定少數的代表用以鼓動由地域分劃的代表團體的選舉，能執行特別職務。他這種主張的目的在担保個人不受羣衆的

制裁、而避免國家像羣衆專橫那樣利害的壓制。這是他預期內的目的。

(3) 白羅克 (Pelloc) 則主張採用中古時代的基爾特制度。其有名的著作爲「奴隸的國家」(The Servile State) 以後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極力提倡此學說。他們以爲社會是由兩種人所組成的，一爲生產者，一爲消費者。由各種職工聯合及各種消費合作社，爲出發點，由此蛻變而發達成全社會的團體組織。關於他們所主張之詳細辦法，本書中有專章論述之。

由以上所舉的簡略綱要，可以略知現代個人主義的主旨，茲總括其各點如下：

1. 反知識主義的性質，在普通方面是反對國家組織的，在特別方面是反對黑格兒派及國家社會主義的。這種反對知識主義表彰牠自己在仇視國家一點上則有很具體及很有理由的計劃。在信仰上則將來的社會上必實現他們的這種計

畫，而不受政治家，政治學者的各種混搖。並且更信人類的本能一定能很成功的得到那種新境界。工團主義即是屬於這種態度的主義。總而言之：國家的組織從道德的理由上講必失掉信任，從經濟的理由上講認作輔助其他各種團體的工具。

2. 各種團體真正性格的確定，這種確定為反對黑格兒派所主張提高國家性格及公共意志超越了個人的人格及個人意志的學說。假如性格與意志對於國家是真實的，那麼對任何團體也當是真實的。如同職工聯合，學校，教堂，以至於足球隊，像國家一樣也擁有一種性格，這種性格由該團體各個分子的共同意志所造成的，能使每個分子對牠發生忠實的責任心。不但有時這種忠實與對國家的忠實發生衝突，則決無理由捨棄對團體的忠實而盡對國家的忠實。所以當發生這樣衝突時，應當由個人意志來選擇其捨從，而不當由國家強制其捨

從。

(3) 國家不過是各種團體的同盟會，或各基爾特的聯合會，或由各小社會組織成的大社會組織一樣。她又像一架用作整理及調合各團體間的衝突的機器。但是她對於人類並不是特別要緊的東西，因為人類不用這種組織也很能夠滿足他們自己。

按以上所述，當以國家為不必需的組織，而可以由各種小團體的社會組織來代替她的時候，則對於治理各團體間利益相衝突的事件上，也必能由團體的社會組織去完成之。

新個人主義對於政治目的上則以團體為單位，而非以個人為單位，此為與舊個人主義不同之點，新個人主義所以勝於舊主義者在新者能反對(1)私有經濟利益勢力對個人之壓迫及剝削並(2)羣衆勞力之專橫。團體之組織第一

爲保護個人的，第二爲增進共同的利益及理想的。關於其他各小點，新個人主義能給與表現公共意志的機會及發展個人人格的機會。

團體的組織不僅是繼續國家的功能的，及發展個人真確的人格，而且是個人自由的有効力的保護者，關於這一點如穆勒所註釋的，作成舊個人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成分。

關於其社會組織的計畫及政策俟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章中再詳述之。

第三章 社會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

緒論

因爲限於本書的篇幅，很難把社會主義的內容很清晰的敘述出來，一則由於「社會主義」這四字含義甚廣：如學理方面及實際政治運動方面。雖是本書的目的在專論學理，但又絕對不能把由學理所表現的實際運動置諸不理。二則由於社會主義學理不只限於政治一方面，其大部分也是關於經濟方面的。因爲政治與經濟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所以本論也不能只談政治一方面的情形。

第三種困難是社會主義在目的與方法上有許多不同的並且相反的派別。這些派別不能混稱曰：社會主義。分類言之，最著名的爲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

主義，或共產主義，俟以下各章則詳論各派之內容。更困難者社會主義之論述常因所注重之點不同而有很大的變更，例如：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是個人主義之反動，或者也可以視爲馬克斯學說的解述。而各種解述法所注重的社會主義中的觀念不同，結果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形像。所以說社會主義對於他的信徒乃是一種多方面的信仰。他們所擁護之點與鄙棄之點是不相同的。其觀點即那樣的多而又不同，並且他們的論著又均很有價值，結果很難拿一種學說來包括社會主義的全體。所以說社會主義彷彿一頂失了原樣的帽子，因爲他經了好多人的頭戴過。

雖然他們所採的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但是有些目的同是各派社會主義者所欲達到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有一派名曰：國家社會主義，或集產主義，這一派在近代雖是失去人們的信仰，但是牠含有許多重要社會主義的學理並爲其他

派別的起源。

故在本章除略述社會主義之起源外，特別論及國家社會主義。以下首論國家社會主義的起源，次述由此主義發生之社會的及政治的哲學。最末述及該主義的具體提案。

Ⅰ．社會主義之起源

A．馬克斯學說。馬克斯是社會主義的始祖。自然在馬克斯以前尚有許多不滿意存在的社會狀況的思想家。他們計畫出理想的烏托邦，在那樣社會裏財產公有並且消失了不公平的事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即可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其他如歐文（Robert Owen）的意見，主張創造模範的社會，其中的居民，要過一種很特別的生活。這些試驗家雖是很用心思索如何實現他們那理想的社會，或進而設想理想社會實現後如何使繼續的工作得以實行。不過他們的

理想卻失敗了，在馬克斯以前的理想家全失敗了。他們高尚的信仰大半全是情感的衝動，如歐文及荷瑞爾（Fourier）的思想，當人類用一種切迫的欲望自動要把那些主義放在實際上試驗時，他們以爲人類對於他們的計畫必覺得完滿的。不用說那些烏托邦的理想家，工作的結果，是很失望的。

馬克斯則可稱爲第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他不僅計畫他理想中的社會，同時還注意到社會必是由各種時期進化而成的。

他的著作雖在工人階級中已有很大的勢力，但不是平常易解的東西。關於他的著作的解釋有很大的爭辯。這些不同的解釋卻造成社會種種不同的派別。

馬克斯著作中有兩種最主要的學說，一爲價值論，一爲唯物史觀。

（1）剩餘價值說 馬克斯接受了十九世紀的純正的經濟學派所主張的勞工是價值的源流說。他又特別的發揮這學說，又根據這學說作一種結論。他對

於該學說的論述如下：資產社會的財富在最終的聚處是貨物過量的集合。這些貨物是有價值的，這價值之高低，以貨物能供給人類需求用處的大小而成正比例。能知道一個物件能夠兌換甚麼東西，就可估定這物件用處的大小。以後馬克斯用「交換價值」這名辭，表示此物對於彼物關係上的價值。「交換價值」普通就用價格代表之，牠隨着市場的情況而變動的。不過這種變動是偶然的，並不致于減少或朦混決定價值及兌換價值的真勢力。這勞力就是消費在貨物生產上勞動時間的平均數量。故此為貨物生產普通必需的勞動時間。申明牠自己「如被廢棄的自然律，」不顧交換價值的浮面更變，牠永久是交換價值的真正標準。

但是勞工的本身並不能創造價值，他必藉着許多工具：如同機器，工廠，汽力，電力等。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交，此等機器發明後，製造價值的工

其在數量與效率上，均特別的增加，並且這些工具結果落到比較少數人即資產階級手裏。資本家收買了窮困工人的勞動力，用在他們的機器即原料上，就生產了有「交換價值」的貨物，這種新生產的貨物的賣價，能夠比他用在工資及維持工廠所消費的錢財的總量一定要大。由這製成的物品價值減去付與造製該貨物工人的工資及機器耗費及原料價值之總數所餘剩的價值就名曰剩餘價值。這種價值是由工人製成的，而卻被資本家享用了。所以在實際上這是一種不用工資的生產品。

資本家的享用剩餘價值造成現代工業制度上根本的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各派的社會主義者全打算把他消除。這樣的資本工業制度，簡直就是一種奴隸制度。許多奴隸在壓迫下生產了剩餘價值。現在的工人去工廠作工，雖是他個人的自由，但是他們自己未預備下什麼生產工具，實際上只是把他們的生產勞動

力如一種貨物似的賣給資本家罷了，結果得到一點只能糊口的工錢。

(2) 唯物史觀 馬克斯又繼續追問社會爲什麼造成以資產階級吸收工人血汗的制度呢？他則以唯物史觀解釋之。他是第一個人注重以經濟的條件決定歷史上的事實的。在他人均以野心家的事業或政治上的侵略，或政府的施設決定歷史上的事實，而他則主持用經濟條件決定之。人類的歷史全部受經濟勢力活動的支配並每個時代中的人類社會的進化，映射出那時代中物質的發達。按照每個時代的經濟生產情形相應而生一種特殊的政治形式及一種特殊的階級形體。在十九世紀的初年的工業革命時期，經濟勢力得了很大的發展同時也造成一種少數擁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一種大多數窮困的無產階級。自然是在工業革命以前也有工人及少數的資本家。但性質卻大不相同。現代社會的特殊情形中，是資本家成了一個階級。成爲社會的主宰。國家的組織也是表示着那

個階級的威權及與資本階級反對的無產階級困苦。這種仇恨的反對包含着利益上根本相衝突的仇對，造成了不斷的紛爭與衝突。這種紛爭與衝突即名之曰「階級鬥爭。」

但是社會不是固定不動的，乃是變遷的進化的，並且在社會的進化中資產階級將要消滅的；而由其他的一個階級來繼續牠。資本主義再進一步的發展，結果牠所有的資產，集中到極少數最大的資本家手裏。並且一方面極少數的資本家漸漸消滅，那方面大多數無產階級漸漸完固。最終無產階級必要起來要把資產階級推倒。剝奪了他們的生產工具，正像以前資本家奪取其他各階級的利益一樣。

要按照政治事跡是反射以前的經濟變遷的學說而論，社會組織相附的改變及階級分化的取消，將完成無產階級的勝利。

在工人階級的思想中，很難過量的推崇這種學說的勢力，不過這種學說比馬克斯的價值論還要重得多。牠的奧密在使工人能有一定勝利的把握。在進化原理的社會進程中，因着政治的變更是隨着經濟變更而生的，必使資產階級失去他們所有權利。但是這種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的發展將是怎樣的一種鬥爭呢？這種鬥爭是一定不能免除的嗎？社會進化必用強烈的猝然地改革以促進嗎？或者我們不能相信，天然發展的緩慢進程中可以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社會改革嗎？

關於回答以上種種問題，產生兩種派別的社會主義。一派是進化的社會主義，一派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第一派的學說在英國是很有勢力的。他們注重馬克斯學說的生理狀態。社會是進化的一種產品又是一個有機體，有生命的結構，他同別一種生物一樣可以生長也可以腐朽的。生長同腐朽是很慢的程

序。可以用人類的智慧去考察牠甚至於可以用人類的力量去幫助及增加牠的速度。但是人類不能使牠停止不動，而也不能使牠加快到一種急驟的有災患的變更。

所以社會的進程包含着許多改造工作，這種改造工作只能幫助社會漸進的活動到牠自然應該改變的狀態，並無急驟的變更。這就是進化的社會主義，如國家社會主義即屬於這一派，在本章的後幾段再詳述其主旨。

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的見解與以上則完全不同，他們以爲現代的社會包含着兩種相反的階級。一種是剝削者，一種是被剝削者，他們的利益是相衝突的，這兩個階級中間有一道鴻溝。除非用一種革命的手段，使全個的社會組織變更了。這鴻溝是不能消除的。他們也承認在社會自然的進程中可以達到這種目的。但現在被剝削的工人們，在痛苦饑迫之下，不能再等候那種極慢的

變更了。所以他們要採取各種可能的方法以促那種變更更快的實現。換言之就是窮困的工人們用激烈的手段，使社會的經濟及政治組織得了整個的變更以達到奪取資本家的財富的目的。馬克斯的這種解說作了共產主義(Communism)的根基，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也是根據這種學說來的，俟下章再詳論之。

B·個人主義的反動

當十九世紀後半期尙有其他的勢力在不滿意資本制度的社會。這些勢力是從一種新政治學理所發生的。也是視國家彷彿一個有生命而能生能朽的機體。這種見解就是進化的馬克斯主義者所採用的學說，從一八七〇年以後個人主義的信仰漸漸消失了，在一八八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飛賓論文集裏 (Fabian Essays) 放任主義也葬埋了，不過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的形式是健全的。

關於個人主義的批評在前一章已經說過了，在此無須重述。最重要的在經

濟方面個人主義已不能存在了。在個人主義中並未提及當一個人被壓迫只能出賣他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時，還可以常常選擇去作什麼是爲他本身利益的事麼？並且牠又忽略了當一個人將要餓死在溝壑的時候，他是要捨去那不夠充饑的工資，而要一無一懼的爲他本身的利益去奮鬥一下的。工人們的困難如長的工作時間，低微的工價，衣食不足及減短了壽命。這些災難全是表示無限制的個人私有資產對社會的安全及幸福的危害。顯明的事實告訴我們說：假如全社會人民的生活均提高超過那種得一點工資的奴隸生活，他們必須把大的工業收歸社會公有，以抵制個人自由競爭的弊病。

人的身體無論如何一部分放縱而無節制，結果必傷及身體的全都。國家也是如此的。放縱某一個特殊階級來謀自己的利益的不受限制，結果也必損害了全國人民的安全。

藍德期 (A. D. Lindsay) 他的國家原理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裏說『無論任何團體必需要一種政治的組織，因為公共一致行動是能補助利害相關的組織的個人行動。』

如放任主義所鼓勵的經濟行動，雖是在各個人的意志支配之下，但直可以說是一種盲目的行動，因為這種行動的結果並不是個人真正意志所希望的，更不是個人當時要得到的。有一個很好的例，可以解明這種經濟行動是盲目的，如：忽然有一種謠言說某銀行將要倒閉了，所有存款的人聽到這種話必立刻全跑去提款。這種行動的結果發生一種存款人所不希望的結果，就是那銀行因為這一擠兌果真倒閉了。

為避免這種盲目的無限制的行動的壞結果，只有實行國家管理的制度。就是說：用國家的管理行動來約束無限制的個人得利主義。主張這種國家行動的

即是個人主義的反動最主要的第一聲。

個人主義第二種反動就是對資本家財產的懷疑。財產是由工人與資本家全力得來的，而結果歸資本家一方面所據有。當拒絕馬克斯學說中的交換價值論時，不僅對於由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所獨得利益權有反對的可能，甚至於我們也可以懷疑資本家是否是一種必需的東西。關於這幾點，飛賓協會的理想家早有宣傳。

飛賓的理想家並不攻擊資本是資本家偷取工人的血汗。他們承認馬克斯自己的前提以資本家對於社會的進化工作上是很有用的，而且是很必需的。當工業革命的初期資本家在工業組織的創造與管理上曾佔極重要的地位及有極大的供獻，所以資本家被認為在交換價值上占重要的部分。即或他不被認為在交換價值上占主要部分，或當工業管理漸委託到僱用的總理們身上，他現在被認為毫

無關係的；但總應當承認交換價值是工人與資本家的能力和合而製造出來的。

但是離開馬克斯所說由工人所製造的交換價值學說以外，尚有由社會所製造的許多價值。這些價值，不應歸個人的私利，而應歸社會的公共利益。因此飛賓社會的理想家，則主張把土地的租金，又名曰「土地的不勞動的生產品」應由大地主手裏收歸社會公用，因為這種生產品的價值是由社會的需用而造成的。他們又主張凡與這種有同等的性質的生產品均歸社會公有。

他們不相信個人的孤力不受他種幫助而能謀得利益的。他們覺得：社會是一個活物，他的需要同活動時同他人去合作以創製他的財富。如同一個城市因交通的便利工商業的發達，同時必能增張了該處土地的價值，同時社會也因為個人的努力，工商業發展，得了許多幫助，所以社會也要給與個人以代價。但是個人的商業要不是因為社會有這種需要，是不能發展的。正如同要不是社

會需要在土地上建築房屋，那土地也是不值錢的。社會雖是在幫助個人創製價值，但是社會在需用地土時，仍然付給租金。

按照這種見解以社會為能製造價值的有機體，得了一種很顯明的結論是：凡由社會所製造的價值，社會應管理之及享用之。由這種見解再推論之，則社會應當收回生產工具，並應當收回及管理公共事業。如同：鐵路，鑛產，道路及運河等。因此生產工具及公共事業可以為全社會共同享用而免除僅作少數人致富的機關。這種價值既是社會所造製的，故此應歸牠本身所享用。

但是社會本身不能執行這種複雜的工作，必須有一種代表機關。以表現社會的意旨，并遵照他的意旨以治理社會公有的一切價值及利益。這種機關，國家社會主義者曾在他們的理想的社會組織裡建設之。這種理想的社會是由公共意志組織成的，無論是城市鄉村，大致國家全用這組織法以組織之。又彷彿消

費合作的社會。他的代表機關裡的人員均是專門技師，由他們利用該社會的富源而謀該社會的公共利益。這理想社會的人民在實際上必完全是勞動者。惟因全社會人民共有生產機關，才能共同利用那些機關。

由以上看來使我們知道對於個人主義的反動是如何的大。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推翻以社會組織為無用的見解，及以個人私利及自由競爭為中心的理論。而使我們深以為社會組織對於全社會的進步是一種不可少的原素。只有在這種組織之下，工人才能由資本家壓迫之下得了自由，并能提高他們的地位，而能享用一向為資本家所剝削去的剩餘價值。

在本章內以下各段將述及社會主義的哲學及各種具體的計畫。

II • 社會主義的哲學

有時個人主義者非難社會主義，以為這種以國家為主體以個人為附體的辦

法，結果必要侵害了個人的自由。其寔雖是有些社會主義的形式在寔際上可以有這種結果，但是社會主義的本旨正與此相反，社會主義原為從物質的管理壓迫下解放個人，個人藉此可以自由生活，並盡量發展其人格。但是因為社會主義者以國家為一種有機生物，由互相依輔的個個單體所組織成的一個合體。所以 he 相信那種自由只有在好的社會組織之下才能得到。

在目的上社會主義者同個人主義者並不相差多少，全是要給個人以盡量的自由。不過個人主義者以為這種自由除非是排除一切外來的阻礙，及他人的干涉是不能確寔的得到的；而社會主義則以為除非是由人類互助共同寔現完滿自由的生活，是不能確寔得到。

個人主義者僅論到個性，而且承認在一種制度之下個性却受物質力量的壓迫的，社會主義者則談個人應為社會國家而勞動，只有這樣作，經過社會生

活，個人才能得到個人最高的發展及個人自由。關於社會組織方面，社會主義比個人主義精密得多，並不是因為牠相信為牠本身效率的原故才如此，乃是因為牠相信個人必先能自由去尋求心靈上的目的，然後才能造成真正的個人主義。

按我們所見到的個人主義的學理，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裡接受了一種似科學非科學的論證。從社會的本質上說，假如生存是一種競爭，那末人與人間的自由競爭中的適者生存，是社會唯一的基礎。故此個人主義者以為人類天性必定受生存競爭的支配，而視文化的目的，即是要造成那競爭的組織，因此大多數人類得以生存，那就是說，他只想到生命的數量，而忘掉其他。

在相反的方面，社會主義者則相信社會有超越生存競爭的可能，並且藉着文化的力量也可以使牠超越這種競爭的。人生並不是僅為維持生活尚有其他的

目的。如高尚的生活比只爲物質生活更緊要。這就是文化的職責，牠能使個人從僅爲謀求物質生活的忙迫中解放出來，而使其精力用去謀求一種高尚的生活。

所謂高尚生活者，就是我們所覺得對於我們最有價值的那些事情。這也就是我們的人生哲學。無論如何我們可以這樣假定：好的生活必包含有培養心靈高尚的能力，及尋求好的心靈目的的能力。進而言之，好的生活就是使我們心靈與肉體向真美善三方面去努力，養成高尚的興趣及和藹的儀容。但是作這些事情是需要時間，知識及充足的經濟狀況的。也就是說必先得人人能夠超越僅僅爲衣食的競爭的壓迫，才能有工夫去成就這些事。而國家社會主義者則相信，只有藉著他們的理想社會才能使人人超越了僅僅爲衣食的競爭。如布魯克（Clifton Brock）所說『國家的存在並不是爲牠本身的權力，乃是爲使牠的民

衆全得到生存，因爲如此，所以民衆方能夠全去作有價值的事件。『每個社會裏全圖求一種合作互助的精神，並且每個社會裏全能夠實現了這種精神，正因爲人類能夠忘掉自己而去同他人合作互助的。在政治方面有一個根本問題說：爲什末人類要合作互助呢？對於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如不能給一個正確的回答，他一定不能成一個貫徹的社會主義者。所以他們回答：「人類要這樣作，因此他們可以努力的避免生活的競爭，而去作那些爲他們本身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信仰是以社會爲人類的集合體，組合的目的是要給與各個人對於滿足他精神自由及高尚生活的機會。

社會主義者因爲用這種眼光去看社會，所以希望社會中的人人必須勞動。當資本家取消後全社會的人全成了勞動者的時候，人們將覺得爲社會勞動，即

是爲他們自己勞動。到那時他們情願爲社會驅使，因爲他們知道他們所服從的規條是能給與公共幸福的。不但必定很歡喜勞動，並能勞動的很完滿，因爲他們知道他們的工作，並不是爲謀私人的利益，乃是使全社會得到更美滿自由的生命。

社會主義希圖把人類謀求私利的動機改成社會服務的心情動機。牠相信人類要是有了充足的時間及好的經濟狀況必定可以造成全社會美滿的生活，而不像現代人類在社會上勞動的生活情形：只因爲饑寒的壓迫才去爲資本家去勞力。假如社會主義的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假若人類的心理是不歡喜勞動的并且不願意爲社會勞動而僅能爲自己勞動的，那末社會主義整個的建築就要倒毀了。因爲這種學說是社會主義的基礎。至於人類是不是喜歡社交的問題，不足以衛護牠。故此在本書的末章要來論這種各派社會學說均注意重的心理的假

定。

III 國家社會主義的提案及政策

社會主義的定義在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一版本）說：「社會主義是一種政策或學說。這種政策或學說，希圖用民主集中政府的行動，得到一種比現代所盛行的較好的財富分配及一種較好的財富生產。」這個定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目的政策是很相合的。祇有一個重要的關點不同外，這定義可以概括社會主義的各派。這重要不同的關點暫且不論，現在我們先注意社會主義者為得到(1)較好的財富及(2)社會管理的各種計畫。以下各點是很重要的，也是各派的社會主義者所公認的。

(1)廢除生產工具的個人私有權，重要的工業及重要的社會事業在社會公共管理之下，而歸社會公有。

(2) 工業的創設以社會之需要為目的，而非為謀個人之私利。所以生產的性質及發展非以個人私利決定之，乃以社會之需要為標準。

(3) 發揚為現代工業資本化所朦蔽的社會服務的心情動機以代替謀求私利的誘惑人類的私欲。

以上這種計畫是各派的社會主義者所公認的。不過在實際上如何去實現這些計畫，他們的政策是很相反的。在本章以下各段則述及屬於進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在以下兩章所論的社會主義，對於現在所記述各種計畫在方法與目的兩方面均不很贊同的。

國家社會主義者為完成社會改造以實現以上三種計畫所採用的政策，純粹是國家憲法所規定的，不越軌外的方法，並以現存的國家組織為實行這種改革的機關，社會主義者用極積的宣傳，及練習投票方法，以使公共意見得有一種

漸進的變更。再用這已變更的公共意見去影響全社會，對於現在的社會制度，並不採用一種驟然破壞的手段；及猛烈的過渡，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統制。用生物的社會見解以社會為公共的有機體，是確實的，所以他們堅持這樣的社會是能夠漸漸的變更的，並且每次變更是按社會的組織的需要自然而發生的。按這種觀點而論最重要的，是須從現有的社會作起，並且允許用現在的情形以決定達到將來的步驟的方向及速度。先國家社會主義者而這樣作起的已有飛賓社的學者；他們按照這種政策靜悄悄的在現有的國家行政職務上去努力，並推進在漸進的進程上國家一種繼續不斷的干涉及管理政策。這政策已經得了效果如商業部條例 (Trade Boards Acts) 康健及失業的擔保條例 The Health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養老院條例 (The Old Age Pension Acts) 地方政府政權之發展及其他有社會主義趨勢的事業裡。他們并已從事極積宣傳工作，以

求改移公共意見而信從社會主義的計畫。國家社會主義者以爲不但現存國會行動是成就社會改良的工具，並且當這種改革成就後他們還用牠以爲實行他們所擁護的那些社會生活及經濟生活的規律。政府機關可以完成改革的過渡的。這表現民治精神並執行很健全的行政工作的政府機關，俟當那改革過程完成時，卽用以管理行政事務。

立刻要使我們發生一種問題：所謂政府僅指中央政府而言麼？所謂國家僅指國會而言麼？國家社會主義者極端的不承認，按那用中央權勢過高的理由來攻擊他們的批評以觀，飛賓社會主義從最初的時期則主張括大及增加地方政府權勢範圍的重要。

蕭伯納在他一八八九年的著作中聲言說：「一個有民治精神的國家，必須在各種人民自治團體中表現出的民治精神，如同中央政府的國會所表現的一

樣。然後才能成爲一個社會民主國。』在近年來，因爲受基爾特社會主義及其他主義批評的影響，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潮漸漸趨向於信託地方行政的治理，以前歸中央統轄的許多機關，現在則託付地方政府了。例如英國勞工黨一九一九年的刊物『勞工及新社會組織』這個會制定關於達到進化社會主義者的最近的目的，許多完善的條陳的刊物，在歐戰後努力推廣關於各方面的社會改造工作的範圍，以交託與以民治精神所選舉的地方自治團體裡。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導及輔助之下，而能自由發展他們自己的事業。那些事業除去水，氣，電，建造及地方交通的管理權以外，餘如教育，衛生，警察，圖書館及公園之設計，公共音樂及娛樂的組織，煤的售賣及牛乳的地方分配法等；均歸地方政府管理之。這樣實行後，在事實上，將來不僅對人民身體的健壯有好的影響；並且在心情及精神上也有好的發展。并在自己治理自己的精神下，養成公民資

格。故此按政治行政而言，使我們很難贊成過高的中央集權制，因而引起我們反對國家社會主義。

在以上所說的英國勞工黨的報章上所鼓吹的計畫，在大體上是很有指導性的；並且把國家社會主義的趨向，目的及方法的性質，表示得很清楚。這種種理論，均足以表示出改良派的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特點。

這派的主義在目的及方法上均是在現存的社會上去努力，並且幫助著現存的社會得到一種較好的社會狀況。

我們由以上的情形略知他們所希望的新社會狀況，並不是以爭鬥為基礎的，而是以全體勞工的利益上造成生產及分配的有計畫的合作作基礎的。英國勞工黨根據以上原則擬定以下的提案。

- 1 全國一致實行國內最低限度的工資限度。

- 2 產業的民治精神的管理法。
- 3 國內經濟的改革。
- 4 剩餘的財富歸為公共利益。

第一個提案是根據國家對於個人應有制定一種最低工資限度的責任，這種最低的工資須能夠供給在個人身心兩方面得到盡量的發達。為要達到這種目的，必須制定強有力的工廠條例。如工作每個禮拜不許過四十八小時及作同等工作應得同等報酬的公認。

避免工人失業也是國家應注意的職務。為達到此種目的，規定讀書年齡最低須到十六歲。當工人已證明因為正當的原因而不能得到職業時，應由職工聯合負責必須給他們一種公共給養及技能的訓練。

第二種提案在下一章有更詳細的討論，此處僅述及對鐵路，鑛產，電業及

運河，立即歸爲國有的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準備而已。這提案主張資本家及股分公司等應漸漸消滅，並且設法使各種專爲得利而設立的工業，保險工司等也漸漸減少。而準備著把這種生命保險事業統由政府所設之專部管理之。

對於個人教育亦有許多建議；國家對於國民免除社會等級的差別，均應供給一種發展心智及精神能力的同等機會。並應相信各個人均有這種能力。文化同學識不應歸少數特殊階級所專有。應變作各個人的自由享受品，並不同他們門第卑下而被剝奪這種權利。

勞工黨的論文又論及統治問題。勞工黨很注意到現在的政府，中央集權過高的危險。所以有地方政府的工作及權力的濶大準備，在以前已略爲述過了。並建議消滅英格蘭，蘇格蘭及愛耳蘭的國會的範圍在倫敦組合中央國會，以執行聯邦式的職責。

同以上在同一原則上的提案還有工廠歸工人自己去用民治精神去管理，而其主權則歸國有。對於這一點在下一章有詳盡的發揮。

第三個提案是關於金錢問題，保障國內的最抵生活程度，不許有所侵害。如小中產階級的微少的進款，不應受任何徵納。這種提案是根據現在的進款捐的辦法太不公平而制成的。這種進款捐應當使貧富在實際上受的損失，應當相等。因為窮人在一磅的進款，捐一銅子，與富人在一磅的進款捐十九個先令，方能相等。這個辦法在英國徵募國債捐時已經實行了。

勞工黨這種提案隱含著剩餘價值的原理。採用國家制定的種種計畫間接的漸漸把私人享有的剩餘價值收歸到工人的手裡來。不過這種辦法也許只有英國合適，因為太玄妙而不著實際了。

第四種提案祇是用以證實第三種提案中各點更為確鑿罷了。關於礦產的財

富的盈餘，地租過高的漲價，科學發明的生利，以前全是歸為不勞動的資產階級的浪費，以後應收歸公共的利益。

重要事業收歸國有及地方政府公有後，必能將剩餘的財富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出來而歸為公共的利益。暫時雖有些工業仍屬資本家所統制，不過國家漸漸加多，他們的進款捐，藉以多徵收他們的利潤。然後把國家所得的公共財富充作教育費，用以提高工資，濟養病疾的工人，養老金，資助科學研究以及提高全社會的普通生活程度等。

從以上這種種提案看來可以知道該社會主義的那些理想全是要藉著現存的政府來實現的。所以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但是立刻又發生一種疑問：『這種國家是什麼樣的一種國家呢？他的組織及政治的形式又是怎樣的呢？』韋布夫婦 (Mr. & Mrs. Sedney Webb) 曾在他

們所著的英國社會主義政府的憲法，(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裡曾努力地回答了這個疑問。因限於篇幅在此處不便提及。好在關於該書內許多提案所發生的許多相反論調，如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關係，消費者同生產者在政治及工業權勢範圍內之限制可留在下一章裡詳細的論述。不過如果有人願意多認識英國的進化派社會主義中的政府，最好自己去研究韋布夫婦所著的那本書。

第四章 工團主義及基爾特社會主義

緒論

當上一章引用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中的社會主義定義時，曾提到有一個很重要的例外，是國家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不同之點，這就是本章所要詳述的問題，我們尚記得那個定義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學說，他的目的要藉著民主集中的政府以得到較好的財富分配。假如所謂的民主集中的政府即是指現存的國家而言，那末許多社會主義者立刻不但不贊成藉著民主集中的政府為完成較好財富分配機關，而且還要反對以現有的國家組織作基礎以建設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按黑格兒的政治原理及國家性質而言，視國家爲一種有玄妙理想性格的，必需的體質；無論在怎樣的社會組織中國家總是有最高威權的。這樣的學說，當廿世紀初年在實際上已證明不能滿人意了。所以發生了正與牠相反的學理。視國家爲許多消費者所組織的團體；各個人必須屬於這樣團體中。或者視國家爲一種可以自由更變的政治機關。當公共意志消失時，或分成各種不同意志時，自然可以由這不同的意志所組織的各種不同團體代替了中央政府機關。如我們在以上所看見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因主張中央集權制而受攻擊後，現在也趨向於地方分權制，但因爲在戰爭時所得的經驗，中央集權制愈不能搖動了。在社會主義各派中，工團主義及基爾特社會主義爲反對國家社會主義之最主要的分子。

工團主義最初同基爾特社會主義是一派，其反對國家之程度正如同國家社

會主義擁護國家之程度那樣大。在本章中則首述其主義之大要，後半章則述由該主義分化出來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J.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工團主義爲一種社會組織原理的寔施政策之總名。這種寔施的政策卽是馬克斯所謂的階級鬥爭，牠的目的在實現工團主義的社會組織，他們政策雖是很直接的，很勇猛的，很切寔的，不過他們對於所要寔現的社會，却無具體的計劃，其大綱尙能指出，但其細目則很不完全。她對於目的所以這樣渺茫而無具體的計劃，牠是有相當的理由的，其理由俟我們討論其基本哲學時，就可以看出來了。

A. 工團主義的社會學說 工團主義是以職工聯合的各種組織作新社會基礎的一種社會學說，并且只有藉着這種工具才能寔現新社會。其原理中如對於資

本主義之仇視，階級鬥爭之必要及生產工具之社會化等均與普通的社會主義相同。

但她有些見解與其他社會主義却正相反，特別是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因為工團主義多依據普魯東 (Proudhon) 的思想，而少依據馬克斯的思想。普魯東的聯合共產社會組織有些點與無政府主義所擁護的自由結合的社會組織很相像。(參閱第五章) 法國的職工聯合主義很受他的影響。其發展從地方主義及反國家政府組織的趨勢為出發點，這種趨勢一可以表示出牠是以職工聯合為代替資本主義國家的惟一組織。二可以表示出法國職工聯合主義所產生的工團主義同他所從出的本源無政府主義有些相像的地方。

工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最大不同之點即在前者注重生產者的統治的重要。其理由說：工人既是創制價值的人，就當握有社會的統治權。也就是說：

工人以生產者之資格不但能有經濟的及工業的統制權，而且能有政治的統制權。再顯明一點說：現存的國家應停止其政治統治權，而由以職業為基礎所組織的生產者的團體代行之。由這一點，工團主義同基爾特社會主義就分歧了，因為基爾特社會主義雖也主張工業的事務完全歸生產者統治而免去國家的干涉，但政治一方面則又承認需要一種代表公共意志的統治機關。這種見解正調和了國家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兩種極端。

由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看出工團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動，國家社會主義視國家為消費者的組織，而工團主義則以生產者為社會的主體。例如工團主義的領袖皮勞地兒 (Pelletier) 的主張說：『革命事業不僅從各種威權下求人類解放，而且從阻碍生產發達的各種機關下求解放』。

關於工團主義所反對的國家組織及國家式的各種社會組織的理由略述於

下：

第一點該主義對於國家有一種普遍化而又很擁統的仇視感情。國家是資產階級的機關。正如現代的情形，國家組織不僅是資本家剝削社會財富的工具，而且從國家組織的本性而言到將來，也是保存資產階級的工具。國家的職務專能使人對於真正生產者的需要及希望養成專橫及殘忍，假如不取消國家組織無論在怎樣的社會中也是免不了這種現象的。中央政府是不信任地方發展及地方事業的東西。并且使人限制在一定的規矩之下，而不得自由發展。即或一個很開明的國家對於工業也取放任主義，但她仍然是人類進步的仇敵。不過假若國家先在工業上能取放任態度，對於其他方面亦將能如此。到那時工人不是資產階級的僱僕，乃是一個真正了解本身需求的手工業工人，所以在他的工業組織裡，這手工業工人自然要受他的支配的。

凡不滿意於資產階級式的國家的，即是不相信資產階級式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是工人本身所產生的獨一的社會主義。而其他的社會主義均是由資產社會裡的學者所研究出來的學說。所以工團主義以外的社會主義者常表示一種改造工人來俯就固有的社會組織的趨勢。因為如此，似乎他們的主義只對於識知階級才很合適，以外對工人們的需要則稍不顧及只有工人自己才知道他們本身的需要，所以工人要保持一種濃厚的階級意識而避免與資產的知識階級發生妥協。至於知職階級雖有時同情於革命，但他們仍不免是革命的阻礙。

贊成生產者的統治制度的理由，是以爲這種制度可以增加工人的自由及增加工業上的效率，由工人據有并統治的工業，每個工人在管理上可以直接參加意見。故此工人在他的勞工生活上得以享受德模克拉西精神。絕不像現有的情形，經三五年才能投一張選舉票，所選出來的也不是他所願意選的人，結果也

只得使被選人在國會中胡亂地作他的代表人。如工人在工業事業上有了個人的利益，他們工作也必定很有興趣的，他的出品在質與數量上必很進步的。

在以上述的各種情形中，并未提及該主義的社會組織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方式？關於牠的社會組織有好些不同的計劃，這些計劃全是由實際運動所產生的，因為所發生的各種特殊的運動不同，所以關於社會組織的計劃也就不同。該主義的發源地是法國，以下即把法國的職工聯合的組織略為述說一下，或者能推知其理想的社會組織。

最能表現該主義的是法國勞工聯盟(The French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 這個聯盟包含兩種團體。第一種包含有七十多個工團，也就是由同業的工人組織的七十多個職工聯合。這些工團在一八八四年已在政府立了案，在一八九五年正式成立勞工聯盟(C. G. T.) 還有許多其他與這組織團

時發生的團體名曰勞工事務公所 (Bourse du Travail) 這種公所不限制同業的工人，而限於同區域的工人。牠為該地方工人的金錢兌換機關及為該地方工人謀種種權利的機關。在一八九三年這些公所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勞工事務公所聯盟會 (Fédération du Bourses du Travail)。在一九零二年這種聯盟會又同勞工聯盟組成一個大團體，地方的工團也是把以地域分的及以同業分的兩種合成一個而加入那大團體。一方面代表某種特殊職業工人的需要及利益，他方面又能代表某區域的工人的需要及利益，這樣組織法多是因為受了皮勞地兒的影響才產生的。

在法國大革命後的勞工聯盟 (O. G. T.) 的組織法就可以說是工團主義的社會組織法模型。各地方的工團必定加入一個公所。這公所為發達這地方事務的機關，並為職工聯合各種活動的中心。該公所負該地方經濟需要的責任。

所以他常是同鄰近的其他公所協力合作以達到他們這種需要。換而言之，就是他們用合作的方法共同決定該區域工業發展的方針及生產品的輸出與購入的方法。

以上這種以地方為單位的組織完全可以表現出工團主義來了。在以前已經提過工團主義多半受普魯東學說的影響，以公所為社會基礎，即是採用他的地方單位的系統學說。這種學說自然對於好些國家不適宜，特別是對於大規模的工業組織的國家的不適宜，如同英國，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再者如從消費者的需要的觀點來看時，（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特別注意此點，這觀點對於工團主義後來的發展有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學說更不適宜了。這種謀求消費者的需要的觀點也影響了一九一九年在里昂開的工團主義者的會議。他們也希望近代關於大的經濟事業的國家化。如同地土，水運，礦產，水力並信用機關等事

業。他們規定工業國家化的性質，把國家的財產分配交托與該財產有關係的生產者同消費者去治理。

該主義最近的發展趨向是以很小的工業單位作社會組織的基礎，由這一點足以表明工團主義的特質。此外從美國工團團體的世界產業工人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牠這種學理同無政府主義是同出一源的。

B. 工團主義的政策。以前已經說過，工團主義者絕對不信任藉着政治上的方法，可以達到他們所期望的社會的。他們的經驗證明了每次他們的工黨領袖加入政治活動時，如被選為國會議員後，即漸漸的消失以革命的心志，而依從了資產階級合法式的改良政策，在法國常有這種表現。因此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的力量是靠得住的。工黨的國會議員並不是代表他的職工聯合，乃是代表他的選舉人。因為這種緣故，即或他願意很專一的為工人謀利益，但是他在憲

實際上不能夠。所以工人必須預備着已自得到政權，並不是間接的經過國會議員之手，乃是直接的經過他的公會勢力得來。因此無論在什麼地方的經濟界裡，他們總預備着『直接行動的政策』：那就是在必要時，他們就要暴動。

工團主義根據着經濟勢力為奪取地位的妙策。這種見解被崇為一種原理，馬克斯即是提倡這種原理的主要人物。經過策略上的討論後，這見解更為有力。工人的政治見解無論如何不同，但是他們的經濟利益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在工業範圍裡染有一種共同一致的意識，但是在政治方面則不然。他們能夠共同的罷工，但是未必能共同的選舉。由此可知政黨不是強有力的革命工具。因為牠太渙散，不能常把黨員集合在一處，所以也不容易得到公共的意志的正表示。

因為以上種種理由，故此工團主義者聚全力於經濟範圍裡。在這範圍裡，

他們的武器就是罷工。無論什麼地方及什麼時候全能够鼓吹罷工的。爲加薪而罷工，爲減少工作時間而罷工，這種種全是爲增加權勢的運動。這些罷工不但對於工人本身有利益，並且對於他們那高遠的目的也是有利益的。對於他們自己已有利益，因爲工人藉着罷工得到一種團結的意識，自治精神的訓練，及自信的心情。雖是罷工失敗也是無妨的，同時可以濶大階級鬥爭及把全國分割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一部分是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那一部分是擁有財富的資產階級。對於他們高遠的利益，是因爲罷工的加多可以造成總同盟罷工那一天。

以總同盟罷工爲完成革命的武器的原理，一部分是由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布蘭哥 (Blanc) 所發明，總罷工不必需全體工人加入，反之也不希望那被強烈的階級意識所鼓勵起來的充足數量的工人僅僅爲推翻資本制度而罷工。祇在重要的工業上有相當數量的工人舉行總罷工，就足以制服資本主義社會的癱

瘳。如此看來，增加現代工業的錯綜及其互相依輔的關係，以後很容易舉行總罷工而且最有力，還可以用少數工人以破壞全體工業的組織。等到少數工人的階級意識有了充足的力量足以戰鬥時，總罷工即可爆發藉以奪取了生產機關，資本主義也就隨之消滅了。

似這種性質的總罷工似乎失去了德模克拉西的精神，也許違背了大多數工人的意思的。其寔這是不不要緊的，大多數意見為歸依乃是資產階級的迷信，我們是不相信的，我們只相信在革命的過渡時代，是必須少數人握着權勢的。因為他們的引導，多數工人全可得了拯救。

在這一點上工團主義者已離開了馬克斯的學說。或者說對於他的學說加了一種新解釋。馬克斯的預言說在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進化歷程中，到了某一個時期，無產階級要興起來把資產階級推翻的。工團主義者以為馬克斯太過於樂天

了。工人未必像馬克斯所想的那樣預備着爲他們的階級而鬥爭。除非是革命的鋒刃刺動了他們的勇氣，他們卻很容易同資本家妥協的，并用種種方法去蒙混了他們的階級意識。在這些情形之下，工人必須在他們能力中用所有的手段以採取并執行一種不法的政策。在那強有力的武器——罷工——以外，仍有其他種種小武器：如同盟妨業法即是故意把工作作壞了，損壞機器及毀壞製成的生產品及外表很規矩的作工而偷偷的阻碍工業的發展。尙有所謂排貨同盟政策及仿單政策。即是依照職工聯合的條件去作工。還有毀工（*Out-Calling*）及階工等。

以上這些方法（雖是有些工團主義者以爲有損道德的而持反對的態度）全應當實行的，一則可以收教育工人的成效，二則他們漸漸訓練容易舉行總罷工。

C. 史瑞露（*Sorel*）的哲學 總罷工這名辭，看來似乎用得太多含混了。但

是這種含混不是偶然的，是經過酌量而後定規的，有如工團主義理想社會的形式那樣含混一樣，乃是故意要如此的。這種情形就是因為受了法國學者叟瑞露的影響。他的著作是政治同哲學一種古怪的聯結。最奇怪的是把一種普通哲學學理引用到社會學上去，他把柏克森（Berkson）的直覺學理引用到社會學理上去。這種直覺學理，很難使大多數的工團主義者了解，所以他們所評定的行動多半不能合於柏克森的哲理。

哲學家柏克森的學理當十九世紀末葉時，在法國是很倡行的。他說人類行為的目的并不是由理性所發動的，乃是由直覺所發動的。我們的智慧告訴我們如何去作我們所願意作的事，但是智慧却不能決定什麼是我們所願意作的事。直覺不但能夠決定我們所希望的目的，並且只有直覺能夠使我們領會宇宙的意義。但是直覺給我們的幻像，雖然十分清楚，不過人不能具體的用理性的名

辭，把他解說出來。這是個人私有物只有自己理會得到而不能用言語傳達於他人，又有如信仰的行爲那樣不能理解一樣。不過當個人有了某種直覺的時候，就能因之而發生行爲。

這種直覺學，最初不過是描述我們對於形而上的真寔一種領悟。後來更瑞露却用之以推斷總罷工；他說：那樣舉動，也是一種直覺。工人對於他們罷工的目的不能得一個很有理性的計畫。按他的意見，以爲不可指示給工人們爲什麼要罷工，也不必告訴他們理想的社會是那一種。因爲他們自己能够用直覺領會到將來社會的狀況，這種由直覺所領悟的境界就是他們最高的理想，幷作了他們去作種種活動的原動力。這種直覺的領會，只有自己知道幷不能用理智的教誨同具體的理性信仰可以使人得到的。更瑞露又說：總罷工對於工人簡直是一種玄妙的東西，結成了人的一種理想。他能使人充滿了熱烈的情懷，也就

彷彿最早的基督徒感悟耶穌必再降世一樣，因此要打算理智化這種玄妙的東西必要發生種種錯誤。所以像政治家及社會學學者整天作估定總罷工的價值及目的這些工作，簡直是毫無價值的，無可效法的。

這種學說的好處是使人能得一種不怕打擊的心理。對於總罷工，他不相信任何批評與討論。因為批評與討論全是理智的。故此與他們反對的政治論調毫無攻擊他們的餘地。總罷工較其他的單獨的罷工効力大的多，因為所有的罷工全是由人類天性中直覺的那部分所發生的動作。也就是說「各種單獨罷工在無產階級裡產生一種極高貴極深刻並且極活動的情感。總罷工集合各種小罷工成一種互相倚助之勢。他們得以聯合在一齊，并均得着了最高度的熱烈。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社會主義的直覺觀，不是用言語可以解說清楚的，只有在偶然間我們可以窺見他那含混的全形而已。

最要緊的是我們不應當把這種教義的成效在工團運動裡過量推崇。因為有好些著作家常是太偏重這學說。平均每個工人並不是柏克森主義者，并未曾學過直覺學說。甚至於好多的領袖也未必全能按着叟瑞露的學說去作，本來工團運動發生好些時以後才有他的學說，并有些在工團主義裡發達到一種與他的學說，正相反的地方。如同工團主義所主張的怠工政策，即是他同其他的學者所極為痛惡的。他以為在工作上的游惰即暗示着工人是不適合於革命工作的。同時工團主義者則又以為他那以罷工為直覺的見解是一種似理智非理智的判斷。不過他那以罷工為惟一的手段，除此外再無他法；及他那以破壞政策不一定就是失望政策的很清楚的指示，全是工團主義所採取的學理。工團主義宣傳，當歐戰前些年，在法國及美國是很有勢力的。我們應當記得從歐戰發生，工團運動才算得了些成效。但是在英國總是毫無成效的。這種主義因為太不合於

實際而且太走極端，在富於妥協性的英國，自然不易接受這樣的宣傳。然而居於工團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在英國則較為發達，茲述之於下。

11 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關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論述，為方便起見，分成以下三段。第一段追述其源流。次述其各種，基本原理及其目的。最末述其政策。

A 源流 他的歷史很簡單，最初發源於英國。第一本名著為「基爾特制度之復興」(The Restoration of Guild System) 在 1906 年出版，為盆特 (A. T. Peaty) 所著，在這本書裡盆特主張恢復中世紀工業的自治政府制度，工人必須加入自動組織的基爾特，而據有生產工具及決定所要生產的性質種種權利。他因為痛惡現代大規模的工業組織，所以才發生了這些主張。一半

基於情感上的理由，一半基於審美的理由。因此工業的組織以手工業工人作基礎的提案并不關現代政治問題。不過究竟是否打算涉及現代政治問題呢？我們也不敢一定。所以他的思想可以代表基爾特社會主義中的烏托邦派正如穆耳斯 (William Morris) 的思想可以代表社會主義中的烏托邦時期的思想一樣。

在一九零九年以前，這種學理有了比較具體一點的形式，從一九零九至一九一二年可以說這是工人騷動的期間，在這期間內職工聯合占很重要的地位。

郝布森 (S. G. Hobson) 及歐瑞芝 (A. R. Orage) 在新時代 (The New Age) 上所發表的提案，主張採用基爾特的理想，並依照着近代的情形以現有的職工聯合的組織作牠的基礎。基爾特的理想是要在工業範圍內，工人自己組織自治團體，聯合起來而成工業的基爾特系統。現存的職工聯合正可以作基爾特系統下的一分子。在一九一二年基爾特的理想變成英國勞工運動的中心勢力，在

當時運動中的各種重要文件裏均表現出來這種勢力，在一九一九年礦業工人向煤產委員所提出關於礦產國有及礦產治理那種很有價值的計劃，內中包含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原理。在一九一五年初成立了全國基爾特同盟會。他的目的在宣傳基爾特的理想使從工人運動中實現出來，在工人本身上雖然未能十分受這種宣傳的影響，但有許多工人領袖，特別是青年人，到現在多少全趨向於基爾特社會主義了。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多半是在工人運動中工作的少數有知識的學者。他們的目的是要使勞工運動中的有力分子信從了他們的主義。也有時直接去幫助羣衆運動。

B 原理與目的 全國基爾特同盟會的目的：一廢除工資制度，二建設一種機關，這機關在全國基爾特的德模克拉西系統之下由工業界裏自治政府的工

人，并聯合社會中其他的有德模克拉西精神的團體共同去建設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原理可以括成三項。以第一項為主體以第二第三兩項爲第一項的引用。

(1)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 (The functions Democracy) (2)工人的公共行動與公共意志對工業的治理權 (3)個人在社會中的勢力與責任應當與他在社會事業上所成就的職務的輕重相關連及相洽合。

(1)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 這個原理在政治原理上是很有興趣的也很有研究的價值的。在基爾特社會主義上的著作很多的寇魯 (G. D. H. Cole) 曾精密的研究過并引用過這種原理去解答工業及政治團體的問題。不過所有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祇接受該學說在工業團體上的引用，而不採用他在政治範圍內的引用。理由是：在政治上一個人絕對不可能去代表其他一個人。因此昔時那些

所謂代表機關全是假的代表機關。但是一個人則可以代表與他有相同目的的團體。如同在一個足球隊裏甲隊員則可以代表在足球事務範圍內的相同利益的乙，丙隊員。又如丁，乙，己，全是有相同利益的建築工人，丁則可以代表乙已在建築事務範圍內的利益。但是甲或丁決不能代表乙的所有利益或乙的全體利益。由此推斷真正的代表，必定是業務上的代表。真正德模拉西的代表團體，（就是真能表彰牠的選舉人的意志團體）必定是能與個人所從事各樣業務有關聯的團體。所以一個有德模克拉西精神的社會，必定是各種業務的代表團體互相依輔着而造成了交錯關係的形勢。每個代表團體必是代表該團體各分子共同的某一種意志或目的。

進一步說，按這樣去建造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其所應當包括的團體是那幾種呢？第一：有些利益，是全體人民共同的，因為他們全是同一個國家的國

民。如同政治上的利益；納稅守法，抗禦外侮，維持教育標準，這些事情是屬於全國的，對於每個人有同樣影響的。所以這些利益可以由全國的總機關，如同現有的國會去代表之。其他如水及汽的設施，維持治安的警察，地方的安樂，公共衛生及其餘的事業等，同居在某一地方的人們，則有他們共同的利益。所以地方的自治團體，是個人對於那些事業參加意見的機關。

在生產一方面，因為有許多特殊的問題，故此必須有另外的新代表機關。工廠設備，作工時間，工資及出品總額等問題，應按在工廠中及工廠委員會中所表彰的公意去決定之。但是關於生產的性質及範圍，生產品的價格等，也是對於消費者有關係的問題，所以各種消費者的社會必須同生產者各種團體有所聯絡。如價格及售價的問題，則應由消費者的社會會同生產者的工廠及生產者工廠委員會共同決定之。以上所言，是關於工業範圍內的利益，他如宗教間

題，則不能在以上的團體內決定之。因爲那又是另一種利益。

這種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學理，正是由反對中央集權制度所激起的，主張把國家的權勢及職務分散到各種自治團體裏去，而希望這些團體，能够充分的發表在這複雜的現代社會裏人類各種不同的利益。

這樣政治學理首先引用到工業上去，並非偶然的事情，其中却有兩種理由：第一他們採納馬克斯『經濟勢力超越政治勢力』說。他們也就是主張政治的德模克拉西，應以經濟的德模克拉西爲基礎；假若工業的組織已經有德模克拉西的精神，社會全體組織必定隨之也成了那種方式了。第二：現代工業在一種紛亂的情況之下，除非重新在有條理的基礎上另組織之，社會生活的其他各部分，也必不能得到健全的。假如僅僅只因爲工人在現存的工業組織中不得保持生產的平衡的緣故而社會才如此紛亂。那們資本主義的方法及活動很顯明的

正在崩毀，而早晚必有代資本主義而興的其他經濟制度。

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只主持把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學說應用在工業界上，這並不是說不能應用在政治上及社會上，不過他們以爲這種精神，如已在工業界裏表彰以後，自然應當擴張到地方及中央政府去，並其他事業也可按這種精神去發展的。

(2)及(3)兩項的原理引用到工業上去，應取以下的形式：主要的公共事業及大工業均歸國有。（在這一點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與國家社會主義者是相同的。）不過雖然希求那些事業收歸國有，但是應當知道，僅僅用這一樣方法是不能解決工業問題的。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舉出中央政府分部政治的種種劣點如同市政廳的官員，甚至於中央政府各部的官員，對於工資及工廠設備種種問題，不像擁有工廠的

工人那樣關切。雖是有許多官員是專門家，並且很能夠把國有的工業治理得很好，但是他們對於工人們的需要，總是不關什麼痛癢，而且還阻止工人們的建議。所以真正有德模克拉西精神的工業組織，必須由下層工人組織之。各種職員由工人選舉之，並對於他們負責，如此則有組織的工人始能很有効的統治工業。這種統治權，則付託在每個基爾特社會裏。

基爾特社會雖按現在的職工聯合的形式組織的，卻有兩點不相同地方：第一，牠所包括的勞動者不分勞心的與勞力的，下至送信的小聽差上至總經理全算在內，第二，牠的職務不僅是保護工人的各種利益又是推行工業的進展。因為有以上所說的目的與組織的不同，結果在實際工作方面牠與職工聯合也有兩種不同之點：

(a) 因為牠不像職工聯合那樣注重保護工人的利益，所以自始牠就不十分注

重提高工資與減少工作時間等工作。

(b)當統治權仍在資本家手裏的時候，在職工聯合所要分得的統制權的積極工作，在基爾特則只是用消極的方法：牠的口調只是說：『不可作這個』或『這個不可這樣作』而很少說『可以作這個』或『這個可以這樣作。』其中因爲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以職工聯合的本質，是阻碍與仇視工業進步效率的，所以就不可採用積極政策。

但是以上這分別是從一種事實上發生的。職工聯合的組織，是預備着要與現存社會對壘而想把牠毀壞的。基爾特的組織，則採取和平手段，要與現存社會調和的。假若一個職工聯合也是爲和平與生產，而非爲鬥爭及保衛工人本身利益而組織的，並也能夠包括所有工業裏的工人及管理所有與生產有影響的事業，那末職工聯合簡直就同基爾特社會一樣了。按基爾特之能直接爲社會工

作，及能代表生產者工人的公共意志的事實上看來，牠不但能夠保持生產在資本態度的水平線上，並且還能增加及改善之，因為牠是要提高在現在工業中將消滅的人類服務社會的動機，牠這種目的也許能達到的。

關於基爾特喚醒人類服務心的理論，反對方面一定要說：這種社會在其所摧斷的及其所代表的某種工業上，是無法禁止牠不為牠自己的利益而剝削社會的，該主義者對於這種反對，也有強有力的辯解。不過其誰是誰非，只有用實在的事實可以證明出來的。也許在事實上，人類為社會服務的動機，不能充分的證明能夠超過為私利的動機，也許人類常是自私而少有公益的心思的。假如事實是如此基爾特社會主義根本就要破產了。結果基爾特社會的本身造成了許多胡亂奪取利益的組織，他們剝削社會的機會比資本家的還多，因為他們據有更廣大的生產摧斷權。但是在這種心性的問題上，如若證明了該主義的破產，

同時社會主義的其他各派也全得破產了。因為人類假如不能把社會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以上。（謀個人利益同時也能謀到社會利益者不在此例。）那末社會的基礎只能像現在的社會只以私利及競爭為基礎了。我們已經說過，這個心性問題的解答，能夠決定我們對各派社會主義的態度。關於這一點，俟在本書最末一章再專論之。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知道該主義者雖然承認他們全盤計畫能否實行專靠着以上所說的那個人類心性問題，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早已工作起來了，已準備了一種制裁的組織專為反對社會對於該社會的生產品過量的徵收。

第一點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按照現存工業的實際的進行狀況，而規定生產者的統治權。他們相信工業的能夠進行一方面靠着有科學及商業知識的各種專門技師，他方面靠着手工的工人。生產者統治權，並不是要求包括從生產的起始

直至消費終了，全盤的統治權，乃是要求從生產產品之贊成至生產產品之分配的這一段的統制權。當價格問題及剩餘生產品的分配種種問題發生時，因為消費者

的利益立刻也包括在內，依據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學理而言消費者關於以上問題的意見，必須在消費者會社裏表現出來。這種會社與生產者的基爾特會社共同規定價格及剩餘物品的分配。

寇魯 (Cole) 承認應當有三種消費者的會社及三種不同樣的基爾特會社，共同合作以決定以上諸問題。第一種是國有的大工業如礦產，鐵路，煤業，航運等等，這些事業由國家用定國立的機關代表着公意同在該大工業中的工人所組織的全國的大基爾特會社會商一切事務。第二種是公共享用的事業，如礦，水，電，地方交通等等，這些事業因為比較歸地方管理為宜，應由那與地方行政機關相似的消費者的代表團體，同操該項職業者的當地的基爾特會社會商一

切事務。第三種是小規模的製造家庭需用品的工廠，凡個人私有零星造製的廠店均歸這一種，寇魯以爲這一類的工業，無論在什麼時候均不應歸國有或地方公有的。并且他建議用合作運動以保持他們的所有權。以地方的及國家的兩樣基礎所舉出消費者的團體，再同那些小工業中的工人的基爾特會社會商一切事務。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用這些方法給消費者（即各樣消費者會社所代表的）一種安全的保障，以制止統制生產及工廠設施的工人們的便利。徵稅也是制止基爾特會社在社會消用上取得過多利潤的一種辦法。在工業上該會社應納些重稅，藉此免除該會社間利潤的不平均。

在這種計畫之下，發生了國家的地位與職權等等問題，我們已經說過某種工業應歸國有；如國防，保衛治安，及征收賦稅這些事是對於每個國民均有

關係的，所以歸爲國立各種機關以代表全國人民。但是我們應當再細研究一下，這些機關的本質及其形式，是否同現存的國會的形式一樣呢？在這一點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該主義者有許多人不同意制定任何嚴格的規律以制定政治的組織：例如全國基爾特聯盟會（The national Guilds League）則主張『無論任何國家的真確組織的形式，不能在使牠實現以前決定之』。大致這聯盟會依照馬克斯的理論，對國家取一種仇視的態度。像現在所組織的處理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即是這樣；視國家只是社會中的威權者，這種仇視一直到基爾特式的社會完成以後才能停止。

其他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意見則與以上不同，他們主張在基爾特式的社會中，可以保存現存國家在政治方面能成功的某幾種職權。關於這一點的理論，在第三章中已經述說過了，其理由是有些靠不住的。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政策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對於該主義結構的緊嚴的實際性格很覺得自驕，他們也承認實現社會主義有時必得用激烈的革命政策，但是他們總覺得在進化程序上用和緩的改良政策，也足以實現他們的理想社會。他們在現存的職工聯合裏進行他們的工作時，他們努力在資本社會與基爾特式的社會的鴻溝間修一道橋梁。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所以拿職工聯合作他們工作的試驗場者，其中因為有兩種好處：第一現在的職工聯合到將來可改成基爾特會社。第二藉職工聯合為完成過渡時期的必需的組織。

如以上所言職工聯合與基爾特會社其不同之點有二，故比如欲職工聯合發生基爾特的功能時，第一職工聯合的組織範圍必須擴大，包有工業中全體人員。第二職工聯合必須獲得一部分工業統制權。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職工聯合的組織及功能上，盡量宣傳以求職工聯合發生這兩種改變。他們進行的

工作第一點擁護較大較少的職工聯合，也就是努力去改變高級的職工聯合。因為高級的組織可以包括某種工業中從上至下的全體人員。下級的組織範圍很狹的，工人的成就也只限於某一種特殊的事情上。由此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如現下所有的那些下級的職工聯合的眼界比上級的職工聯合的狹小得多。

第二點在最近的前幾年因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宣傳的結果，關於于與工廠內規條及設施種種問題上，在職工聯合那方面有一種很發展的局面。更處進一點的，職工聯合已經採用所謂『漸侵的統制』政策。他們的目的是在不顯然的形式上去剝奪資本家的權利時而盡量的把統制權移交給工人手裏。這種政策有二樣很明顯的表彰，第一是在職工聯合那方面的要求：工廠的管理人員應由組織職工聯合的全體工人選舉之。還有一種附帶的要求，工人有罷免該人員之權。以前已經說過：山下層組織的工業團體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一種最關基本

的原理，所以他們這要求是很關緊要的。雖然職工聯合能夠選舉職員的事實是很少見的，但這一兩次權利的獲得，直可視為向工人統制的目標上一種很重要的步驟。

第二：集合的契約。在歐戰的時候有些事實，那就是職工聯合能夠用一種集合的同意，同他們的僱主不但解決了生產出品的性質及推廣，而且已經詳細規定服務的條件及能付給該工廠中全體工人工資的定額。在執行這種集合的契約方法的時候，職工聯合能夠擔保對於生產出品額得到他們的同意；並能夠派遣工人去監督工廠的需要。並有選舉及解僱職員的統制權及接受僱主付給工人工資的總額。

這種集合的契約政策到現在已有一些進步，但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來這種政策的執行總是須由工人不斷的引誘着僱主使他們對於工人的要求的與以承認

或修改，然而他們在開始奪取資本家地位的事業上，已得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統制經驗。

第五章 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緒論

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歸併在同一章裡論述的緣故，是因為牠們有相互的關係，這關係必須首先述明一下的。共產主義者要求為真正馬克斯學說的繼承者，所以他們以他們的理論為正宗，而在巴枯寧指導之下的無政府主義者，則對於共產主義者的理論有很多的批評，一八六九年在柏拉（Brno）舉行第一國際的第四次會議時，這兩派的裂痕更顯明了。並且在一八七二年巴枯寧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被迫脫離了第一國際。這兩派學說最衝突點即是關於國家功能問題。英國同德國的馬克斯主義者相信當社會革命完成以後，現存的國家組織無

論如何多少總要保存一些，而意大利同法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則棄絕現存的整個國家，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現在的代議制政府的功能。被迫走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組織了一個同盟會，這個會整個的破壞了第一國際的馬克斯主義會議。

雖然這兩派學說最早有此種分別，但是在現代的發展上，他們却有很密切的關係。在俄國布爾查維克指導之下的共產主義已完全變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中的政策哲學，也就是一種態度的學說。而無政府主義所宣佈的原理是在社會主義成功後的社會中方能寔行的。他們只是希望看見他們的理想社會實現，願意人類達到同他們一樣的理想生活。而共產主義者則專注重在如何方能達到那種理想社會，怎樣才能實現那種理想人生。總而言之：無政府主義者專講目的，共產主義者則專講手段。大多數的共產主義者現下也贊成無政府主

義者社會理想，同時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也承認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實現他們社會理想最有計劃的政策。如最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著述家克魯泡圖金又稱爲「無政府式的共產主義」信徒，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的見解，在關於反對過渡時期的觀點上同現代共產學理很相符合的。因爲有這些相互的關係，所以才把這兩種主義歸在一章裡論述。本章前半段述共產主義，後半段述無政府主義。

1 共產主義 (Communism)

共產主義求個名辭有許多不同的意意義：有時用以指明社會一種原理，例如最初基督徒的財產公有的社會原理。有時又與社會主義同意。又可以代表一種社會組織，這組織裡的衣食住等等需要均可按照人類的欲求自由支配的。在本章所說的共產主義的意義，則爲馬克斯與安格爾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unist Manifesto) 中所說的意義，用以代表社會主義中一種政治原理。

這名辭的意義，最重要的是代表一種政策的原理。用這種政策的原理，可以完成從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政策有兩種最重要的學說，一是階級鬥爭，一是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

A 馬克斯的共產主義 馬克斯學說的幾種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章裡已經簡略的說過了，不過關於造成共產主義幾樣原理在此處還須詳細解明一下：

馬克斯以爲資本主義本質內包含着種種互相衝突之點，其結果必致崩毀。其最重要的衝突之點：第一：資本主義爲要吸取牠所以寄生的剩餘價值，自然必產生一種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然後這無產階級必要組織起來把產生他們的資本階級推翻。第二：在生產不斷的增加的時期，大多數人民必致失業，資本公司因爲要鞏固資本主義的勢力，使大數多人民不得不到如此地步的。因爲大

多數貧民失去購買力，工業的出品，必致有過量的積存。在國內生產同銷售不能得到平衡，資本家迫不得已必得到國外去尋求市場，同時許多資本家必合併成較大的托拉斯（Trust）。在這種進程中大資本家消滅了小資本家，而壟斷了各種貨物的生產。生產越增加，國外尋求市場的競爭越利害，結果工後落業的國家受了一種很暴烈的榨取與侵略。經過帝國主義時期及世界大戰時期，那就是資本主義達到頂點時期。

近年來的事實，共產主義者以為很足用以證明馬克斯預言的準確。他們對於現代事實的解明如下：世界大戰的起源是經濟的生產力超過了現存的社會組織，結果是物品無限制的生產，而社會却無正當的分配生產品的的方法。因此在一無所有的工人世界裡只顯耀了少數游惰的資本家。他們不斷的去競爭新市場，在帝國主義行止之下，結果必不能免於戰禍。例如列寧在帝國主義的定義

裡說：『資本主義在壟斷權及經濟資本上發展到一種優越地位的時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資本出口：因此國際的託辣斯即起始瓜分了全世界。最大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共同把世界分割了。』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裏的衝突，使牠自己滅亡。由牠所發生的無產階級也就是搗毀牠的勢力。無產階級在數量上與要求的固執上不斷的增長，最後他們必要剝奪了榨取財富的資本家，把財產歸為社會公有，并且把權勢移交在革命的工人手裏。

無產階級的發展，在歷史上不無相彷彿的先例。其實每一個階級，總有一個時期在社會裏是最有權勢的，當別一個階級適合了社會的需要時，牠自然要占有權勢的，同時必把以前有權勢的階級推倒。如同封建制度裏產生了資產階級，後來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封建制度就被推倒了。但是歷史上雖有許多與無產階級發展相彷彿的先例，不過有一點是很奇特的，也是歷史的先例中所

無有的。所有以前的革命，結果總是一個階級被其他一個階級壓倒，及少數人的權勢被其他的少數人所篡奪。但是工人階級的勝利則能使全人類得到解放。其革命的目的不是謀少數人的利益。雖然這種革命本身的發動是以階級為基礎的，然而革命成功後的社會是取消一切階級的。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在外表上雖似專為無產階級，其實這種鬥爭是為全人類的。只因為有這種信仰才結成了熱烈的不偏私的心情，而後才能產生了犧牲自己及崇拜自己的能力，用以完成其高遠的理想。

雖則解放人類及取消階級是共產主義最後的目的，然而在他們的眼光裏，這種最後的目的的實現，并不是很難的及很費時光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修造成達到那樣烏托邦的坦途。這并不是幻想，乃是確實見解。這種見解為馬克斯所預擬的，為共產主義者所深信的。他把革命的工作分成兩個顯明的時期，(1)

過渡的或革命的時期，以工人階級專政為基礎。(2)共產的大同時期，到這時有威權的國家制度已經消滅了。茲為敘述方便起見，把這兩個時期分述於下：

(一)過渡時期 共產主義者同進化的社會主義者，最大的差別在第三章裏已經說過：也們堅強的相信要不把國家制度澈底的改變了，社會組織不能根本改造的。過去的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經驗，給他們的教訓是：工人階級不應僅僅奪取現存資本主義國家的機關就算完了，並且為要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起見還要運用那個機關。自然現存國家機關的利用對於革命目的是很不適宜的，因為牠的官員是不足恃的，牠的進程是很遲鈍的，牠的本質不能因為僅僅更換幾個主人而得到變更的。當資本家尚在擁護着生產工具的時候，如勞工黨只用合法的手段所能爭奪的政權是很有限的，或者說是很無價值的。資本家藉着他們的權勢，阻止着那合法的勞工黨在國會裏通

過重要議案，其所能通過的不過是對資本家工業上的權勢無損失的法律。即或這樣的政黨試着要通過能消滅資本家權利及財產的法律，資本家們爲要躲避那種提案起見，自然要爲他們特殊的利益而爭鬥，甚至於發生最後的決裂。由此可以十分的相信英國勞力黨的權勢越是增長，他們越消失了仇視資本家權勢的心情。

所以主張用憲法式的手段去改造社會的，是絕對靠不住的，所以這方法必不能被採用。現存國家的機關必須廢除，則無產階級的專政必須宣傳。現代的共產主義者毫無疑感的盡全力使那推翻資產階級的爭鬥愈趨於嚴酷，武力暴動，在工人方面是必須的手段，不僅用以奪取資本家的權勢，并用以制止反革命的勢力。如安格爾斯之言曰：『在革命中已經戰勝的黨是不得不用恐怖手段以保持牠的規律的。因爲藉此可以鎮攝住反動的勢力。假如巴黎公社要不是以

武裝人民的威權作基礎以反抗資產階級時，牠能够保存牠自己多過二十四小時麼？」

所以要這樣作的緣故，又因為社會所有的利益，如同高級教育，訓練機會，及軍事勞力全在資產階級手裏，在他們需要時，立刻有戰鬥的器械及金錢的使用。即或用暴烈的革命手段剝奪了他們這些權利不一定就能禁止住他們不再恢復他們舊勢力。

列寧說：『在無論那一次的嚴重革命裏，享受多年特殊利益的剝削者，必有一種頑強而久常的反抗。這已經成爲定律，剝削者決不能白白犧牲他們特殊的利益，屈服在大多數被剝削者決議之下。因此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中間的過渡時期却要造成歷史中的新紀元』。

在這種新紀元時期裏，列寧所稱爲工人的『半國性的國家』將要建設在現

存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地位上。這個新國家必須由無產者一個階級組成。她的職責即是代表革命工人階級的意志去工作。馬克斯說：『爲要剷除資產階級的阻碍，工人們必須把國家造成一種革命的及臨時性質的形式。』結果在這種臨時的國家必是很專制及很壓迫的，所實行的強迫性的威權，并不是很有德摸拉西精神的。那就是說牠并不代表國內所有的政黨，乃是專代表無產階級的黨。國家的政權完全在這一黨的手裏用以制服資產階級。

安格爾斯又說：『國家不過是一種臨時的組織，在革命時期用以制服反動勢力的。所以在那時凡倡自由的民治國家的論調全是無稽之談。無產階級所以需要國家組織的緣故，并不是因爲要藉以得到自由的利益，乃是要藉以制服反動勢力。等到真能談自由時，早把國家組織取消了。』

以上幾段的引證，可以用以解釋共產主義運動是否是一種德模克拉西運動

的爭辯。(這種爭辯在以後再詳述之)我們讀過那幾段以後，足以明了在過渡的革命時期中，德模克拉而主義，是不適西的，也是不需要的。

(2) 革命成功後的大同時期 資產階級消滅一些，國家的功用同時也消滅一些，直到資產階級完全消滅了，那就是革命成了功。國家組織也變成了一個廢物。當國家裏的階級分化消滅了的時候，那以一個階級為基礎，只求該階級利益的組織同時也消滅了。那就是列寧所說的國家必要『彫謝』了的彫謝，國家組織消滅後為要處置公共事務，應運而產生了自由組織的各種團體。俟這樣社會產生了，那就足以證實了革命的時期已經完成，而達了無政府主義所理想的大同世界。

B 共產主義在現代的發展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現代共產主義者所注重地及所提倡地馬克斯學說要旨。馬克斯學說很容易發生不同的解釋，如在第三章裏

所說的，進化派或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根據不同的解釋而產生的。現代事實，特別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不但給共產主義一種很大的實際證實，又很自然的引他們得到學理上的新發展。這新發展的形式，並不是馬克斯學說的改竄，乃是爲制服他派起見在他的學說的幾點上特別的加以說明罷了。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對於馬克斯學說在不失其本質上而給一種特殊的線索，這線索牽引着共產主義者到德模克拉西的途程上去。而不像已往的馬克斯主義者對於此點那樣毫不關心。列寧的許多著作，特別是在他那對於考斯基著名的答案中專門討論共產主義怎樣才是德模克拉西式的問題。

爲了解此問題在現代的重要起見，我們必先回溯到最近五十年中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去。在一八八九年所成立的第二國際是以純粹的馬克斯主義爲基礎的。牠所組成的工人組織的憲比較第一國際的底確完善得多。在十九世紀最末

三十年及廿世紀最初十年第二國際的工人團體的實力與數量均有很大的發展。但牠只是那些以馬克斯學說相號召的各樣團體裏，最無戰鬥力的一個。

但是第二國際的團體雖然發展了，而革命精神却消滅了。因為在那個時期中是很和平的，工業的發展也很快的，經濟也很富足的，工人們很輕易的從資本家身上得到許多容讓。因為工人很安閒的可以得到利益，彷彿用這樣事就可以斷定馬克斯的預言未免要落空。他們以為工人們可以慢慢的很相平的去增加實力及擴大團體，自然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然而他們這些希望全是虛幻的。

在歐戰以前根據馬克斯學說的較激烈的解釋，曾有工團主義的革命，到了歐戰時期，又發現了一種革命的，國際的社會主義。因為歐戰在許多方面促成激烈分子的前進。最要緊的是促成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同進化的社會主義者的分

裂。對於此後這兩派是否還能共同作同一的運動，當時發生了疑問，戰爭的爆發，催促人類要立刻決定，忠於祖國呢？還是服從階級的意識呢？在這急轉直下的世事中，個人要立刻決定去向，不容徘徊。

忠於祖國的人們，自然要同國家政府發生密切的關係，而社會主義的教義則又教他們鄙視國家的政府。當為祖國光榮而去殺敵時，第三國際又指導他們應當待別國工人如同自己的兄弟。有好些社會主義者，在資產階級的政府下秘設機關，專作這樣的宣傳。

忠於社會主義的人們也受世事同樣的壓迫，當交戰國每次開戰，以國家作侵略的犧牲品時，因為他們反對國家的舉動，常被政府定為叛國之罪，而被監禁及驅逐。如在戰爭時期，恰巧我所僑居的國家打我的祖國，社會主義者又教他們許多抗拒加入戰爭的方法，如不承認這國的國權，或把別一個團體的權勢

放在她的以上，社會主義者在歐戰時期看見馬克斯預言的實現，遂盡力的宣傳對於革命工人階級運動的忠實。否認國家的分割，而擁護第三國際的社會。這第三國際在墨斯科於一九一九年是俄國革命中得勝的馬克斯主義者所成立的。這國際有一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草成一個很嚴密的宣言，在這宣言裏重新述及革命的共產主義的原理，其重要各點，同以上所述的馬氏與安氏所說的相同。只加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所舉出來的革命的共產主義與普通所說的德模克拉西間必要的區別。

共產主義與模克拉西 當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必先了解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革命國家組織，及革命功成後的社會組織等等問題間重要的區分。共產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對態度，並不是完全因為不相信德模克拉西的緣故或因爲不喜歡大多數制理的緣故，乃是因爲他相信現存的社會裏德模克拉西

絕不能真正實現。當大多數人民在窮困不堪的時期，他們無心去談個人自由及改造社會等問題，當個人窮到只有售賣他的勞動力給資本家的地步，更談不到什麼個人自由及改善生活等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也是只有德模克拉西的形式而已。社會權勢並不在政府手裏，而在握有經濟勢力的資本家手裏，因為他們是據有工業上生產工具的。

工人與資本家在現時雖則已有同等受教育的機會，但這種事實非工人之福，受過一些教育的工人們，對於資本家的態度就變親善了。使他們脖頸上的索練更加牢固了，教育，印刷，會堂全是資本家用以制服工人心意的工具，工人在這樣工具下受了教育使他們更容易屈服在資本家勢力之下。所以當宣傳工具全在資本家手裏的時候，革命的理論決無取得全體工人信從的希望。除非由有階級意識之少數派覺得他們起事能得大多數人民的信從，這樣反動環境是不

能改變的。如同歐戰時在俄國所造的環境。共產主義者以爲推翻資本主義的時機已到，他們以爲在此時希望資產階級式的德模克拉西之實行是無用的。那就是說，德模克拉西的徐緩的滋長是適合於資產階級的，是增長資產階級的壓迫勢力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中的情形就不同了。這種時期中，只有工人的德模克拉西，而無全民衆的德模克拉西。因爲那時無產階級的德模克拉西自然不能代表資產階級的意志，正如資產階級當權時，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一樣。

故此在革命時期以前純粹的德模克拉西已是不能實行的了，正當革命時期也是一樣，該主義者在對抗資本主義的鬥爭事業上，寧可信從少數人的強烈的決議與有勇氣的意志，而不必一定要得所有人們的同情。這種見解對於許多人彷彿是杳茫而悲觀的，底確的，他們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的信仰不同。他們相

信同資本主義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是很激烈的。無論如何，他們堅信他們的政策必得最後的勝利的。換句話說，他們堅信革命的社會主義是這紊亂世界裏惟一的光明。除非資本主義被打倒了，這種鬥爭是永無止境的。不斷的戰爭，長久的饑荒，直到野心的資本主義勢力完全被搗毀了方止。他們不顧惜和平的社會主義者所能得到的那些微小的益利，情願在每次戰爭中捨掉一切。因為和平社會主義者一時雖能從資本主義手裏得一點好處，當資本家覺得他們危險的時候，必把他們擠棄在一旁，用反動的勢力很公然的占據了他們的地位。故此如若想從資本主義文化的罪惡裏把這世界拯救出來，祇有那堅強勇敢的革命黨才能負這種使命。這個黨在機會到了的時期，有顛覆資本主義的決心及建設理想社會的計劃。

2 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列寧的見解，以爲在無產階級專政完成他的目的以後，國家的組織必被毀滅的。大多數的共產主義者均很承認這種見解。

到那時把以工人權勢所組織的半國家式的國家組織取消，而實現自由組織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理想。該主義的領袖，克魯泡圖金氏描述的這種社會是「在生命與行爲一種原理下產生無政府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並不用政府或法律的尊從以強制人類去結合，乃是由人類在各種地方團體及職業團體間的自由結合。爲生產與消費的緣故，爲滿足人類其他的各樣的需要及實現高尚生活的緣故，人類可以隨意去組織各樣的團體。」

不過關於實現這種社會的方法，無政府主義者則很少提及。的確克魯泡圖金很希望無政府社會理想，並不是虛幻的烏托邦，乃是從現存社會的發展趨勢上的分析預知將來一定要產生的。他爲要鞏固這種希望，他指示出人類生活需

要的設備，因為治理機關的增長倒把牠簡單化了。他又指示出政治以外的自由組織的團體增加的很快。但是他所指示的事實雖是很真確的，然而這些事實能否全體發展到他所理想的社會方向去，尙是疑問。那就是說社會在自然的進化的程途上走，毫不用革命的手段能否發展到無政府的理想上去，是很可懷疑的。其所可確定的如第二章所述只是反對中央集權及消滅國家職責的明確趨勢而已。這種趨勢與無政府主義的地方主義很相合的。但是爲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的中央集權卻正相反。

在本章所討論的無政府主義只限於理想的目的一方面，而未提及牠實現的政策，因為共產主義的政策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均承認的，故此不必再述。

無政府主義者的希望是只有在無政府的社會裏，個人才能發展他的本能及實現他的秉賦。只有廢除所有外來的阻礙，個性才能完全發展。到那時個人才

起首得到真自由。假如要追問個人要從什麼裏解放出來？回答是：『從各種威權下』。爲深切的了解該主義的內容起見，以下歷舉該主義所從解放個人的各種威權及該主義所以要如此作的各種理由。

該主義所從解放個人的各種威權可以括爲三種：

- (1) 視個人爲一個生產者，應從資本家威權下解放出來。
- (2) 視個人爲一個公民，應從國家的威權下解放出來。
- (3) 視個人爲一個有個性的個人，應從精神的，假定的神體上如同萬能上帝所發生的宗教道德的威權下解放出來。

由第三種上發生的各種道德問題，則不在本書範圍之內，故不討論。在第一種裏所包含着反對資本主義裏經濟的及道德的各理由，以前已經說過，也無需重述。所以在以下只專論第二種。

政府是否是需要的？在經濟一方面，該主義者主張全世界應在共產式制度之下。克魯泡圖金曾說：『所有的財富是屬於全社會的，各個人在生產方面供獻了一分勞力，那末他們就有權利分得一分由他們所生產的財富。』

由這種意見立刻又發生了以下這樣一個問題：『是否需要某種形式的政府，以擔保個人分配的公平呢？』該主義者的答案說：『這樣政府是不必需的。其答案正與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者的答案相反。他說政府的功用已往只能擔保個人分配的不公平，怎能用牠以擔保其公平呢？』

要照專制政府及寡頭政府而言，他這種見解是很真實的。一人專權或少數人專權，使他們用同等的權勢對待各個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在理論方面，各個人財富之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那末就是因為政府阻礙其實現，因為它只能使社會的貧富階級懸殊得多利害。

這種見解對於以上所說的專制國家是真實的。但是對於以代議制作根基的政府是否真實呢？他辯證說：一樣的並且還進一步辯證說：不但現存的代議制政府是不必要的，而且要了必有損害。總而言之將來無論成立了那種政府也全是一樣的有損害。

以下是他辯證的主要理由：

A. 現存國家的不可靠 現代的國家制度不過用以保護少數人壟斷公衆財產的一種工具罷了。因此所以國家不能用以廢除他自己所保護的各種壟斷制度。除非用不像國家的其他組織以代替她，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永不能廢除的。簡而言之，國家的組織永遠不能用以創造社會的新紀元。

因爲這種緣故，該主義者，反以政府現在職權的任何發展，即或有些發展他們以爲是爲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他們也是反對的。所以他們即不去鼓舞勞動

工人去加入政黨，又不去鼓勵他們去投國會的選舉票。

B.代議制政府的錯誤 以上的理由不僅反對現存國家的本身，而且反對國家任何改良政策。因為國家的本質，就是實行威權的全國總機關。國家不能夠在每種問題發生時，去一一的徵求人民的意見。所以假若她不是個公開的專制，就必要用一個代議制的政府去敷衍。雖說代議制的德模克拉西原理是注重由人民公選代表的，並在一定的任期內去代表及執行選舉人的願望的。但是一個人根本就無法完全代表其他的一個人，他更不能夠代表其他的團體。第一，因為當解決某問題時，代表們不必需有充分的研究磋商的心思，只能知道實際怎樣去作就夠了。在政府各部的事務內供職的官員也只知道照例去作罷了。故此代議制政府只是那些只知道照例去作，而無求進步心的一些人所組成的一個團體而已。在這樣政府裏產生許多職業政客，職業律師及傳教師等。這

些人是人類交往中的經理人，只能延長人類的弱點，藉此他們得以自肥。如同政客並無政治學識也去治理政務，律師用一知半解的心理學也去分析人的心理。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很氣憤的辯證說：人類寧聽從專門技士去指導事務，也不用虛偽的清客們去治理政府。

第二：政府所決定的問題常與公共意志相反。人民的代表如若不是毫不顧民意任所欲爲的人，那末當每個問題發生而待解決時，他必須招集他的選舉人開大會而製定人民真正的公意。但是真要這樣作時，政府也成了廢物了。

由此可以說代議制政府，如不是個廢物，就是個虛假的代表機關。真能得到代表公意的辦法只有在每次事體發生時，招集人民大會決定該問題的辦法，然後公選臨時專責代表去執行。當該事體執行完結後，代表資格也同時取消。在代表資格有效期間，在該問題以外的事，決不容他有所決定。這種方法是因

爲要廢除代議政府而造成的。自然所有的民主黨必全很反對這方法的。不過有學識的團體及職員們，當他們希望在某問題上議合及表示同意的時候，常藉用這個辦法。

O. 權勢的效果 權勢這東西，很容易破壞人類完善的天性。人一旦有了權勢就要發生自私，貪婪，壓制等等壞行爲。任意去滿足他自己的目的，卻忘了付給他權勢的人民的利益。例如政客的邪惡，並不是他們天性是如此的，乃是因爲他們的地位把他們造成那樣。所以我們不應當把政權交託在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手裏，使們去管理人民。

人類因爲過於相信自己的天性了，所以才把權勢交託幾個人手裏。而無政府主義者，則以爲人類的天性是不可靠的。所以克魯泡圖金說：『在政府中那些鄙醜的部長們常沒得到權勢時，曾是很完善的好人。』

政府中的權勢，越執行越加大，而同人民必因為權勢的執行，受種種的管轄。所以政府的本質，就是運用權勢。權勢是離間人類的東西。使如同兄弟友朋般的人類變成互相仇視的國家及互相仇視的階級。因為有政府緣故，才造成國內的爭鬥，國外的戰端。在狄根孫 (Dickenson) 的『現代論文集』裏說：『政府的意義，就是強迫，排外，分裂，離間。而無政府的意義則是自由結合與友愛。政府是建築在自私與恐懼上的，而無政府社會則建築在友愛與互助上的。因為人類分化在許多的國裏，才忍受了軍事的壓迫去戰爭，因為人類彼此太隔膜了，才祈求法律的保護。』

D. 為什麼國家是廢物？ 無政府主義者舉了許多具體的解釋，以證明國家是個廢物。例如有人問：『為教育的緣故，政府是必需的麼？』他們的回答說：不必需。假如工人羣衆能有餘暇去受教育，自然要有些為得學金的人很希

望去教導他們，並且還有許多自動組織的教育團體，爭先恐後的去作完善的教育事業。

爲防禦外侮的緣故，國家是需要的麼？他們的回答說：仍是不需要。克魯泡圖金說：國家的常備軍總是被臨時自動發起的民團所戰敗。所以國家所戰敗的軍隊還不如臨時自由組織的好。

所以國家對於個人的安全並無好的功績。固然國家能懲罰惡人以保護好人，但是同時這些惡人卻是因國家制度所造成的。因爲國家的經濟組織不良，所以才使人爲惡。人作了惡，國家卻又去懲罰他，結果使人永遠爲惡，決不能在正當途徑上以維持生活。

假如無有國家擅專的干涉，關於文學，科學，商業等等的人類各種活動，他們自己自然會組織。在這些活動裏，他們能夠盡上所有的能力，而成就很完

善的成績。例如英國的皇家會社 (The Royal Society) 及英國會社 (The Irish Association) 其組織是基於自由結合而非出於強迫的。

克氏對於商業事業上亦有所解釋，如同國際交通事業的治理法，從買墜德 (Madrid) 旅行到莫斯科去，途中經過數十萬工人所造的鐵路，乘坐過十幾個公司所開行的火車。不過這種純粹以自動的力量所創辦的事業，因為治理太複雜，所以必需設法免除交通上的遲滯。總之這種社會是自由的合作代替強迫，自動的治理代替強制的規律。

自由社會的組織 現在我們要追問一下，廢除國家後的社會組織是怎樣的呢？社會的秩序如何維持，公共事業如何處置呢？關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每種事務均由自動組織的團體所選之臨時專責代表去執行。每種商業或其他事務應由在該事務中工作的人們所組織的團體去執行。這團體全體分子能夠選舉及

撤免該團體中的職員，及決定牠的政策；並能夠同其他相似的團體自由的去合作，各種團體在這樣複雜的交錯的關係中，却到處是秩序井然的，而毫無強制的表現。如此方造成了無政府式的社會。正如狄根森說：「無政府並不是廢除秩序，乃是廢除權勢。」

為各樣目的，去組織各樣團體使這些團體勢力的影響互相保持平衡，社會必能得到和協。所謂平衡的意思，並不是說無政府的社會是停滯不進的，固定不變的。其實各種團體的勢力常是變動的，而這種平衡也是隨時更正的。其平衡的意義是說在那裏並無特殊的團體或特殊的階級。更沒有國家組織為保護這一個團體而榨取別一個團體的事情發生。這樣的平衡在無政府社會裏很容易看見的，而在現存的社會中則不能夠。為完成人類共同的目的，必要成立這樣的許多團體，有些是因職業而成立的，有些是因地域而成立的。如現在國家所釀

斷的各種職責，到那時全歸到牠們那裏了。總之，無政府主義是最主張中央分權的。由各種小的團體如村莊作房等，去造成全社會組織。由這些小團體自由發展到全社會的組織，凡物全是由簡單發展成複雜的，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代社會所最不重視的極小極簡單的團體，在無政府主義中則變成最重要的分子。

我們又要追問：「關於利益的調解，阻碍的免除，以及保持各團體間的好感等等責任，將由誰去担负呢？」其回答說：當人類均受了相當的教育，當消滅了貧富階級及當沒有國家以保護那壟斷利權的人時期中，彼此的利益間，自然很少有衝突，更無不調解的現象之發生。

人類的創造力若不被政府的管理所摧殘，人類的利益，若不被政府的干涉所阻碍，他們將能自由去發展，並且他們好羣的情感，將能自由發展到他們所

夢想不到的境界。因為競爭才發生敵對的心，免去競爭，人類天生的友愛心
情，必要深切的發展。以前看見了他國的團體則視如可怕的，或必須征服的仇
敵，到此時視他國的團體為友善組織，並喜歡同他們來往互助。

自由處置及自由結合的原理的功効將能產生社會的一種自然的團結。這種
自然團結並不像由政府強制人類造成的那種假造的團結，這乃是最和協最滿意
最有效率的團結。無論什麼爭鬥紛擾不容易擾亂這種社會。即或能，也不致於
像現在那樣利害。

弗瑞爾 (Fourier) 說：『拾些石子放在盒子裏搖動一下，牠們能堆成很
好看的樣子，這種樣子要用人工去擺，無論如何，是弄不到那樣好看的。』這
就是說自然的結合，勝過故意假造的結合。

以上所說的無政府主義原理的大綱，未免過於簡單與含混了，因為是個大

網，也無法使牠更詳細些。因爲太簡單不免要發生該主義許多的不真確。因爲太簡單自然容易使讀者得到一種不真確的概念。

總括起來說：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國家制度，要整個的廢除了，無論是中央政府或社會中的權勢機關。其未詳盡的理由俟下一章再論述之。

第六章 社會主義的幾個疑難問題

緒論

在各派社會主義的原理上，發生許多重要的疑難，有些疑難幾乎使社會主義者不能駁抗。我們爲澈底了解社會主義的真寔起見，故對於這些疑難，不能不有所討論。把那些疑難簡略分成三項(1)關於心理上的疑難，社會主義對於勞動已否爲人類預備一種充分的吸引力。(2)業務上的德模克拉西的疑難，(3)進化的社會主義政策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之爭點。

(一)勞動的吸引力 各派社會主義所根據的原理如以前所述，以人類不爲自己謀私利，也是樂于勞動的。除非這種假定是真確的，社會主義才不致於落

空。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爭辯說，人類只有爲自己謀私利，方去勞動，而且才能勞動的很好。只講社會利益而捨掉個人私利，這是一種空談。人類因爲要多得一點私利，才肯努力的去勞動。這種謀私利的吸引力是維持生產到現代狀況唯一的原動力。因此社會唯一的基礎就是私有利益與獲利的競爭。

要按人類現代經驗而論，以上的理由似乎有些真確。故以下必得再深而論之，方能證其不真確。

(a) 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假定說：人類天生就是不喜歡勞動的。這種假定未免太可疑惑了。現代的人類底確養成一種不喜歡勞動的心情，但是只因爲他們在乾燥無味的勞動上受的痛苦太多了，所以他們才不喜歡勞動。一個人整天的在這種乾枯燥的工作下去勞動，永無變更的機會，自然他要幻想烏托邦，到那裏可以得到安逸。他每想到他的勞動不過是爲別人謀金錢利益，使他對於烏托邦

的幻想更淡切了。大多數人整日的勞動而只能謀得一飽，而無餘暇去尋求快活，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自然要幻想到生活安逸的境界，到那裏人類的欲望很容易就達到而不必勞動的。但是這種假定是錯誤的，大多數人類雖然不喜歡不適宜的勞動，但是他們總是喜歡勞動的。只有安逸而不勞動的生命是乾燥無味的。蕭柏納說：『常久的安逸就是地獄最洽合的界說。』快樂的方劑，就是常常勞動，而不容有長久的安閒去幻想玄虛的問題。

現在用一個退職的商人作一個例，以解釋這種理論。他退職無事時，就想方法以享用他的財富，他因為把平生的精力全用在金錢方面了，覺得他的生活太無聊了，所以他想作些新的事情，遂用了許多金錢財富以取得很辛苦危險的勞動特權；如同爬山，荒野的探險或划船競賽等。這些勞動對於別人除非能得許多金錢才肯去作，而他則化錢去作。他如不這樣做常是又歸到只為金錢的老

事業上去，而在造成稍好的生活上則失望了。

又如游蕩的人及藝術家，天然的不喜歡勞動，但是永遠不勞動的游蕩人，或僅僅做他所願意做的藝術家是很少見的。人類天生就是要勞動的，並且假若不能爲自己勞動，他們就要爲他人勞動。

如克魯泡圖金之言曰：『過度的勞動是有碍人類的天性的，不是正常的勞動。……勞動是一種心理上的需要，爲消費身體內積存的精力的一種需要。這需要就是健全生命的本質。』

不過最要緊的應當使勞動有興趣，有變換，同時而減去過量勞動的辛苦。假如能夠如此，大多數人類必將很快活的去勞動。這種希望是很合理的。

但是污穢的，乾燥無味的，及危險的勞動是否人類在不爲自己謀利益狀況之下，也願意去作呢？關於這一點緊接着在以下討論。

(b) 在以公共利益為基礎而不以私利為基礎的社會中，污穢的勞動及乾燥無味的勞動很有減少的可能。工業上的科學運用，就可以減少那些勞動。現代工業上所運用的科學皆以得私利為標準，因為蠢笨污穢的勞動不值錢，所以不用機器代替人工去作。例如輪船上的火夫仍在火房裏去作損害健康的工作，只因為輪船公司不願意多費金錢安置機器，才仍用人力去勞動。克魯泡圖金說：「假如有損害的勞動仍然存在，那就是因為科學不盡力想方法用機器以代替之，他們以為用很賤的工資就可僱用很多的窮人去作，就可以了。」假如工業的進行是為全社會的利益的，視工人如社會的一分子，而給以優異的待遇，則所有的科學發明，均應用以消滅污穢乾燥無味的勞動工作，或用科學的機器以替之。那些勞動經過這樣改善後，則人類必樂于勞動而不覺得痛苦了。

(c) 社會勞動的動機 普通一般人的見解，以為人類的社會勞動的動機是很

薄弱的。這種見解很不對的。人類因為有要得到信用及名譽的欲望，所以能激發他們社會服務的動機，去輔助他人及成就社會上許多艱險的事業。自告奮勇去捨命冒險的人，並不是因為受了金錢的激動，乃是因為英雄氣魄及拯救同類欲望的相合而激動了他的動機。或者還有一種幻像引導着他前進。

人類多半是如此的，自然有時有些例外的人，但是例外的人不足以破壞這種理論。樂于服務，為社會勞動，及衛護社會，種種的欲望，在所有的小社會裏，時常表現出來的。這種欲望是人類生命中一種最有勢力成分。兒童在遊玩時，自己造房子，僧道計畫他的宗教組織，全是這種欲望的表現。但是這欲望并不像一架自動的機器。乃是必須用社會的鼓勵以激發之及保持之，而後才有好的成就。在現代人類這種欲望，並未得到這樣的鼓勵，人心全被自利競爭的私欲所蒙蔽了。為謀私利的事業，却被人頌揚，合作互助以謀全社會利益的美

德反倒被人所忽視了。

幼年的思想所受的影響直到成年是不能變動的。教育裏講的愛國主義很多，因此可以使人愛國而排斥他國人民，但教育裏則很少講服務社會，因此不能使人犧牲自己的私利以服務社會。在幼年時受的教育一方面是爲祖國戰爭，那方面却是爲自己勞動，結果到了成年時代，不自覺養成一種自私自利的心。勞動唯一的目的，是爲個人，爲家庭，而以社會服務爲無稽之談。

但是這種普通的心理，並不是無法改正的。只要把造成普通心理的教育與印刷變更了，自然普通心理也隨著改善。教育精神一經改革，文字印刷品加以檢選，自然就可以轉變普通思想向謀社會公利而反對自利的方面去走。用一種實際的方法，也可以得到這種改變，就是對於爲社會謀福利的人，盡量去褒獎，而不像現在只褒獎爲自己謀私利的人。

無論如何社會主義，所希望的社會服務動機，必須用這些方法才能激發起來。惟有在小的社會裏，才能見大的效率。在這種討論中發生了一個問題，俟在業務上的德模拉西那一段再為討論。

(d) 社會主義下的勞動報酬 當我們記起各派的社會主義全主張個人必要分得一分勞動工作的時候社會主義說：懶惰必須克制的，生產力決不致于落低的。國家社會主義原理說：只有勞動的人才能有享受勞動生產品的權利。牠最痛恨現代社會制度中大部分人享受他人勞動所生產的財富。所以只消耗不生產是社會上最大的罪惡。除去老年人或不健全的人應給與供養外，其餘如有工作而不作的任意懶惰的人們，社會主義者決不主張供結以各樣人生的需要品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也有同樣的主張。但關於共產主義，對於俄國勞工的徵調，西歐學者則有極嚴酷的批評，認為太專暴了。只有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用

公共財物，而不用迫令盡勞動的義務。因為牠已假定在牠的理想社會裏，人人自然要勞動的。要按(a)項裏所給的理由來說，這樣情形也許是可能的。如若競爭式的工業組織裏所產生的反對勞動的偏見消滅後，而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社會，那末這樣情形更可能了。

要以爲無政府主義在很久時代以後，才可以成功，這種臆斷未免太不審慎了。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勞動分配計畫，比較切實的多。這種計畫的實現要藉重一種提舉的權勢，但反對國家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因無所藉助，所以很難提及勞動問題。

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計畫相反的理论說：用那種強制勞動的形式呢？就是說在付與個人生命的需要品的權利以先，必須完成他的勞動工作。但是誰去決定怎樣的勞動才是合格的呢？有傷傷風化的繪畫，及反對政府的工作也被承認爲

合格的勞動麼？

最妥當的辦法，是把這些問題交付生產者的基爾特會社去解決，用不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去管。關於勞動與報酬的問題，業務上的德摸克拉西原理則主張交付該業務的團體去解決，在下一節則接續討論這個。

(2) 業務上德摸克拉西

劃分中央的權勢的主張彷彿是一條線索，聯貫了各派的社會主義原理。工團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在他種問題上無論如何的不同，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社會主義的老見解，以無限制的國家規律以代替個人自由行動，這種學說早已不真確了。以及國家社會主義者，也不主持國家萬能的學說了。因此雖然以前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關於這一點與他們主張不同，但是到現在他們在實際上幾乎一樣的承認劃分中央權勢的重要了。並且一樣的承

認權勢應歸地方及各樣職務機關去管理，而反對歸國家及中央管理。

現今對於治理機關複雜的中央集權政府發生一種普遍厭棄的心理。這種心理在第一章的國家哲學原理那節中已經述說過了。如以前所說的，人類是屬於爲各種目的所組織不斷增長的自動團體；這些團體是超越了國家的界限的，並且他們漸漸移取國家許多的職務，像牠們已經從國家奪取回來那些民衆的利益一樣。這種團體之漸漸發展是毫無疑問的。當克魯泡圖金以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由分析現代社會趨勢而發生的時候，他曾援引過這種說法。對於政治原理，這種團體的特質，在許多觀點上常是不顯著，但是在國家組織裏所消失的人類團體的新鮮及生力並激發個人人格完滿發展的能力等等時候，這些能力在自動的團體的特質上可以顯然看得出來。

當希臘人談到他們的城市政府時，他們以爲只有在社會團體裏，個人的天

賦才能夠完全發展，政治的體團裏，即在我們所謂的國家裏，則不能如此，除非把它變成直接代表各種利益的各樣團體，才能如此。

社會主義者所要喚醒他們所認為最有實效的社會服務的奮勇，是對於這樣的各種團體的，而非對於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所以改成這種眼光的緣故，他們以為國家的組織發達的太大了，那就是說，國家大都不能代表國內各個人的意志了。她在社會中執行的各種權勢是那樣大，政府的組織是那樣的複雜及周密，決定事物的理由是那樣的難于理解，弄得人民簡直莫明其妙了。對於這樣複雜的社會組織，個人只覺着軟弱與無力。個人對於事體的決定，既不能像公共的意志一份子，又不能用一個顯著的個人意志去參加意見，因此所發生的事體彷彿不十分是人意志與能力所造成的結果，而彷彿是盲目無羈的威權運用的結果。在這種環境之下，有思想的人養成一種漠視政治的心理。即或他們留心

政治，也不過如赫狄(Hardy)的小說中的解釋，把政治當作盲目無情的命運之神。他對於人類的幸福與痛苦，是兩不關心的。加與人類的危害與輔助，他全不自知的。造成這樣一種不知覺的政治學理。人類曉得他們無力去改變他不生存的世界，他們與社會彷彿沒有什麼關係，社會對於他們的意志與願望，也不算一回事。這樣的情感，在好些不信任社會主義的人也有。不過他們信任天命，所以才不信任社會主義的試驗。他們以為這樣的社會組織永無改變的。他們相信每種改變裏，必要發生危險的，所以最好還是不改變好些。

隨後假若人類對社會活動的信仰復活了，那們國家組織也必崩毀了，她的官能也必分散了。到那時個人方能加入各樣有實權的小的團體去從事生產與地方管理，當他屬於團體的一份子時，他能夠重新覺得他加入政治活動，他可以參加意見，他的勞動真正是為社會的勞動。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的社會，

必得像許多自動團體的教育政治那樣組織，從簡單而至于複雜。

如此，政府機關彷彿必得縮小範圍，行政權歸到地方，然後人類政治工作才能具體表現，就是他們能得到自治政府的實現。社會同他們的意志也融洽了，因為社會就是他們自己。這樣組織的社會，必能夠提起人類在工廠為社會勞動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在大工業制度與國家組織裏已經枯竭了。關於這樣社會裏是否也必須有一個與現在政府有些相彷彿的中央政府問題：如第三章裏的理由，中央政府大概是必須有的，因為人類活動常是影響與他們不直接發生個人關係的人們，所以必須有一個中央機關以治理這些活動。因此不像安那琪的社會不用中央政府而自然得到調和的理論。

(3) 政策問題 政策問題是個很難討論的問題，因為有好些在本書不及備述的理由，也應當舉述出來，因限於篇幅，不便細舉。不能忍受現狀的痛苦與改

造遲緩的失望，許多社會主義者覺得只有把現在的社會整個的推翻，才能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目的。現代的共產主義者信從馬克斯的學說以這種破壞是一種必需的而有強烈性的。如同設法延長國內戰爭，如主張總同盟罷工；工團主義也根據這同樣的信仰。

改良主義者則懷疑：如果用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去消除資本主義，能否得到預期的結果呢？自然按馬克斯學說的唯物史觀去推論，就是，只有在經濟環境到成熟期間才能生革命，那政策便無容懷疑。不過共產主義者能否那樣智慧，努力的去擔保必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呢？這一點未曾提及。總之，假如一種理想不能決定將來的事物時，就不當顯揚為一種好的理想。

反而言之，假如革命問題是一種總可以由人類意志及能力去決定的問題，那末就應當討論一下，究竟避免革命好些呢？還是尋求革命好些呢？

下一節是主張避免急驟革命的理由：

(a) 當社會在一種混亂爭鬥期間，萬物全搖動了，將來歸結到怎樣情況之下是很難預料的。其所可預料的將來的社會照着革命領袖所希望的，在實質上一定是狠不一樣。在革命的階級戰爭時期中，在革命成功後擁有權勢的人與其在資本主義時期作革命工作時的心情與行動兩方面一定不同。社會主義者臆斷將來革命成功的社會領袖，一定同現在主張革命的人一樣的忠實，這種臆斷是靠不住的，到那個時候，他們必定變成有野心，專權的人了。并希圖高貴，排斥他人，鞏固自己的地位。因為存在了這種人，國家有變故時往往產生爭權的趨勢，所以無政府主義所希望的那樣社會，彷彿不能由階級爭鬥中產生人類真正自由。故此革命是危險的，聰明人必想法避免，不敢嘗試。

(b) 激烈的改革，增長激烈的反動。在俄國的革命是受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的

導引的，到現下革命的政黨雖仍然操據權勢，但是他所根據的主要的原理，在實際上已被捨棄了。國家資本主義及土地私有制，資產階級財產權及商業私有制，是現下俄國主要原素。結果現在的社會組織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毫不相關了。而不像在革命前的時期那樣切近了。現在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組織依然存在，毫無實現自由社會的現象。

在這種狀況之下，似乎有狠充足的理由以相信進化的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改善政策，彷彿能得到比較妥善性的進步。

第六章 社會主義的幾個疑難問題



現代政治思潮

(全二册)

實價五角

著作者 C.F.M. 賈德

譯述者 方 文

出版者 上海聯合書店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聯合書店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初版 1929.10.1
1—2000

上海聯合書店